說苑斠補

統一書號：10116·281
定　價：(9)2.10元

說苑斠補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說　苑　斠　補

漢　劉　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昆明書林街100号）
（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号）
雲南人民印刷廠印装　雲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frac{1}{25}$ 印張：18$\frac{18}{25}$ 字數：147,000
195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920

*

統一書號：[illegible]0116·281
定　價：(9)2.10元

說苑序

南豐曾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五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

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敍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目錄

卷第十九　脩文　　卷第二十　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盧文弨云、論語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作可憮、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疑此誣亦與憮同義、）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盧文弨云、疑衍、）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盧文弨云、疑有脫文、）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盧文弨云、當有謹上二字、）

說苑斠補目錄

說苑斠補目錄

說苑斠補卷第一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御覽六百二十引如作奈、）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御覽引對曰作師曠曰、）務在博愛、（御覽引務在下有於字、）趨在任賢、（御覽引趨作趣、古通用、）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盧文弨羣書拾補校云、固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引作涸、○典案、鮑刻本御覽作混、）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御覽引屢作偉、）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

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與震八、韓詩外傳三作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夭作賢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行故也、蓋古以岐屬下為句、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盧文弨云、德疑聽、必開不諱之門、蹲節安靜以藉之、盧文弨云、蹲、元本作撙、蹲與撙同、亦見荀子、今從宋本、藉元本作籍、〇典索、狶籍古亦通用、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意林引作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

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盧文弨云、為下家語五儀解有其乘二字、○典案、有其乘二字正與有二乘之義相應、疑本書敓此二字、）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

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盧文弨云、詩攷引作既見君子我心則悅、疑王伯厚以覯字嫌諱故改之、說字宋元本皆作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家語孔子作吾子、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盧文弨云、人當作民、○典案、盧說是也、羣書治要引此文、人正作民、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孫詒讓云、賈子修政語上廣作富、下先恕而後教、教作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御覽八十引恕作生、教作殺、於義爲長、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盧文弨云、韓詩外傳三作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

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意、韓詩外傳六作噫、噫讀為抑、語辭也、古書中意字或作抑、與同歟、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遠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盧文弨云、矣、楚府本作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盧文弨云、賈子人作民、○典案、上下文皆言民、此不得獨言人、羣書治要引字正作民、與賈子合、當從之、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

五湖而定東海、羣書治要引釃作灑、於義為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意林引作此人不恭、故得罪、疑出別本、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人、羣書治要、意林、御覽八十二、四百八十八、六百四十一引竝作民、疑初唐未避太宗諱、後乃避之、相沿未及改正也、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讓上之字疑衍、尚書大傳略說篇作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家語好生篇作入其朝、士讓為大夫、竝無之字、與下句法一律、資治通鑑外紀商紀、同、是其證、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盧文弨云、呂氏春秋重言篇有人字、可省、〇典案、余一人天子自稱、無人字於詞為不備、此當依呂氏春秋增人字、畢沅校呂氏春秋云、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其失與盧校說苑同、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毆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馬、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羣書治要引成厥作乘成、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王當為主、字之誤也、此承上文是故知人者主道也而言、主道臣道相对成義、若作王道、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引字正作主、是其證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罷、元本作愚、於義爲長、）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

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

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足衣食乎、各本作民衣食足乎、宋本作民足衣食乎、今從之、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

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盧文弨云、主當作王、）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孫詒讓云、弦章景公時人、此是弦寧、見新序、○典案、孫說非也、呂氏春秋勿躬篇、管子復於桓公曰、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管子小匡篇、子旗為大理、子旗弦章之字、左閔二年傳、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章旗二字、義正相合、故弦章字子旗、若為弦寧、則不得字子旗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篇、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請立以為大理、章商古通用、弦商卽弦章也、是弦章本桓公時人、此文作弦章、不誤、新序雜事四、晏子春秋問上篇作弦寧、竝非、下文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章當為寧、後人依此文改之、而不知其誤耳、）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晏子春秋問上篇、懾畏下有鶩乎樂、省乎治、六字、）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居處

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春秋雜上篇別為一條、繚作糾、）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盧文弨校云、祿、元本作道、〇典案、此承上文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而言、作祿者是、晏子春秋雜上篇作特祿之臣也、可為旁證、今從之、）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民字各本舊作人、涉上寡人而誤也、御覽四百五、四百七十四、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並作民、今據改正、）齊人削取八城、（史記樂毅傳正義引削取作取薊、於義為長、御覽引與今本同、）匈奴驅馳樓煩之下、（史記樂毅傳正義引驅馳作馳驅、）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御覽四百五引危作亡、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作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

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賓、御覽四百五、四百七十四、史記樂毅傳正義引竝作僕、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西、御覽四百五、四百七十四、史記樂毅傳正義引竝作北、不乘勢以求臣、御覽四百七十四、史記樂毅傳正義引竝作不乘之以勢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北、御覽四百五、四百七十四、史記樂毅傳正義引竝作西、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作誠欲與霸王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作、於是常置隗為上客、御覽四百五、四百七十四引坐亦竝作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盧文弨云、史記、新序、通鑑前編俱作魏、孫云、本書尊賢篇亦云、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蓋毅先由趙適魏、即謂從趙歸燕亦可也、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

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者當爲君、字之誤也、此以賢君、中君、下君、並言、若作賢者、則三句不一律矣、賈子先醒篇正作君、是其證、）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盧文弨云、賈子先醒篇作聖智在身而自惜不肖、語尤明、）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盧文弨云、韓詩外傳七、九作南、是、）當是時也、南面而立、（韓詩外傳七南面上有君字、疑本書脫、）近臣三、遠

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盧文弨云、刑疑刖、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盧文弨曰、之衍、晏子無、○典案、盧校是也、下文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亦無之字、意林引作此不祥邪、邪也古通用、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

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御覽九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穴竝作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御覽八百三十二引作吾就獵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盧文弨云、其下疑敓入字、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御覽七十四引煎作焦、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盧文弨云、祝、御覽八百七十九作祀、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盧文弨云、荀子大略篇人作民、御覽同、○典案、藝文類聚災異部引人亦作民、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

而天大雨、藝文類聚引言作辭、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昬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韓詩外傳三以為湯時事、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改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盧文弨云、養老下尚書大傳有之禮二字、○典案、明養老不詞、此當以尚書大傳為是、論衡異虛篇作明養老之義、文雖小異、可為旁證、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盧文弨云、七、本書敚

（慎篇及大傳孔子集語竝作六、家語五儀解作十有六、〇典案、皇甫謐云七十六國、蓋傳聞異詞耳、）此之謂存亡繼絶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人當爲民、此與上文使人疾耶一例、韓詩外傳三正作使民不時、可證、）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君子、左莊十一年傳作臧文仲、史記宋微子世家云、臧文仲善此言、韓詩外傳三作孔子、疑非、）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

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盧文弨云、天左氏哀六年傳、家語正論解、俱作大、此訛、○典案、盧校是也、史記楚世家作楚昭王通大道矣、文雖小異、字亦作大、可為旁證、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馹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由猶古通用、下同、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俞樾云、牧當作敉、即養之古文也、左傳正作命在養民、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忘當爲亡、字之誤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余知古渚宮舊事引本書竝作亡、可證、）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渚宮舊事引此、能求過於天上有君子曰三字、詳審文義、當以有君子曰三字爲是、疑唐以後本敓之、）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終下而字衍、渚宮舊事引無而字、）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下食字各本敓、唯傳樸堂本有、與御覽九百八十四引文合、今從之、）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盧文弨云、王、元本作上、案賈子脩政語上篇亦作上、一作主、此王乃主字之訛、）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俞樾云、七他字皆不可解、他乃也字之誤、也乃語詞、言自聽之、自聞之也、又按聽與聞無異義、取與聚古字通用、旣云聽之、又云聞之、旣云取之、又云聚之、語意重複、賈子新書述此文作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他字正作也、而無聞之取之兩句、可據以訂正、）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莞鐃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俞樾呂氏春秋平議云、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即苑我以義、圄我以禮、苑圄作犯違、皆叚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釋文曰、範、馬張王肅本作犯、圍本作違、是其證矣、〇典案、莞鐃、呂氏春秋長見篇作莧譆、新序雜事一作莞蘇、漢州輔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疏、范鎮碑、膚婁管蘇、靖位衛上、即此莞鐃也、又楚文王、新序作楚共王、案左傳七年傳、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是新序誤）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莞鐃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渚宮舊事引毋作無、）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欒激、呂氏春秋驕恣篇作鸞徼、水經河水四注與本書同、）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盧文弨云、黜、呂氏春秋作絀、○典案、黜絀古通用、莊子大宗師篇、墮枝體、黜聰明、淮南子覽冥篇作隳肢體絀聰明、是其比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盧文弨曰、謂疑為、○典案、作謂義自可通、不煩改字、）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盧文弨云、吾、各本作君、今從楚府本、○典案、傳樸堂本作吾、是今從之、）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韓非子難一篇、淮南子齊俗篇、竝以為晉平公師曠事、蓋傳聞異詞爾、）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

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羣書治要引臣可下有得字、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事類賦十一樂部引作臣撞桀紂之主、不撞堯舜之君、文多與此異、當是別本、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蔞、蔞當為菑、字之誤也、晏子春秋外篇八、字正作菑、是其證、菑一作蓄、形與蔞近、傳寫遂致譌耳、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將觀於淄上與晏子閒立、菑淄皆从甾得聲、古或通用、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之、俞樾云、素駟二字乃繁駔二字之誤、服字當在輿字之下、本作公乘輿服繁駔而驅之、晏子外篇作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是其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篇、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繁駔與煩且同、煩且之乘、乃是馬名、此作素服駟而驅之、蓋後人不達而臆改、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盧文弨云、弦章二字當重、○典棠、盧校是也、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章字重、是其證、）魚乘塞塗、（晏子春秋乘作車、疑是、）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

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家語觀思篇人作民）周公戴己、（戴己義不可通、家語觀思篇作周公載己行化、王肅注、載亦行也、言行己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是其義矣、疑此文本亦作載己行化、載誤爲戴、又敚行化二字耳、）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

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盧文弨云、此又一子罕、非樂喜、○典案、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事在平公十二年、魯襄公九年也、平公在位四十四年乃薨、時在魯昭公十年、不得有子罕期年劫君之事也、惟韓非子二柄篇、外儲說右下篇、史記李斯傳、淮南子道應篇、韓詩外傳七、及本書竝云司城子罕劫逐其君而專國政、蓋法家諸子、以子罕柄政最久得君最專、故遂作事狀、有期年劫君之說、而後世腐儒、以左傳所載子罕相宋有善政、乃創爲子罕有二之說、其實皆失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在君行之賞罰也不詞、疑行之二字涉下君自行之而誤倒、韓詩外傳七作之行、當據乙正、]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與、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篇、淮南子道應篇竝作予、人竝作民、下同、疑作予作民者是、]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強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借、今本老子作示、韓非子喻老篇、淮南子道應篇、韓詩外傳七引竝同、]此之謂

也、

說苑斠補卷第二

漢　劉　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盧文弨曰、北堂書鈔二十九引、不作未、〇典案、羣書治要引亦作未、較長、）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良臣、羣書治要唐釋湛然輔行記第二之五引、並作大臣、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德字疑衍、羣書治要藝文類聚人部四輔行記引此文、竝無德字、是其證、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絶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然而敢犯主之顏、羣書治要輔行記引顏上竝有嚴字、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

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抔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里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正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

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

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盧文弨曰、而字衍、○典案、盧校是也、韓詩外傳三、史記魏世家、並無而字、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盧文弨曰、可知矣三字疑衍、○典案、盧說是也、下文復述此語、正無可知矣三字、史記魏世家文同、是其證、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悅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我於子之君也句上、盧文弨據外傳三補子之言三字、典案、史記魏世家作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亦有子之言三字、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

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鮒、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内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黄、造疑為遇字形誤、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述此事云、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黄乘軒騎駕出、則子方此行非造翟黄、乃相遇於路耳、下文正言子方與翟黄邂逅相遇之狀、若作造則上下文義不相貫、御覽六百三十二又七百二引幷作遇翟黄、是其證、翟黄乘軒車、載華蓋、黄金之勒、約鎭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黄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黄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閑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厚也、翟黄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黄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

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矣、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辠、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黚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為即

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

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旣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

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晏子春秋襍上篇作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子進煖食於寡人、據此則請進上當有公曰二字、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景公下有曰字、可考其效文之跡、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俞樾曰、服裘自有典衣者主之、非田澤之臣所當進、田澤二字誤也、晏子襍篇作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疑此文亦當作茵席、茵與田形似、席與澤音近、故茵席誤為田澤矣、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盧文弨曰、吾疑為君、○典案、盧說是也、齊侯與晏子泛論忠臣事君之義、不當言吾、晏子春秋問上篇論衡定賢篇、字並作君、君吾形近而誤、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

馬、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馬、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諫當為謀字之誤、此承上謀而見從而言、晏子春秋問上篇字正作謀、是其證、）出亡而送之、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

也、對曰、典案、晏子春秋襍下篇對曰上有無字二字、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俞樾云、公曰諾下當有晏子至三字、上云、望見晏子、則是晏子未至也、故必有此三字、於文方備、傳寫奪之耳、晏子襍篇、公曰諾下有晏子坐三字、坐乃至字之誤、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盧文弨曰、下臣字晏子作君、案下云則過之、自指君言、君字當補臣字之上、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

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俞樾曰、朝字絶句、主者當作意者、晏子襍篇作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也、是其明證、古書邪也不分、非臣之罪也、卽非臣之罪邪、後人不達古語、疑下用也字、上不當用意者字、故妄改之、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典棠、景公不當稱桓子晏子春秋作無字、是、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

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為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為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

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俞樾曰、呂氏春秋達鬱篇止載簡子之言、云厥也鐸也、而不著其姓、高誘注曰、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是尹綽當為尹鐸、聲之誤也、至趙厥當從此作赦厥、彼注蓋涉下趙簡子之文而誤、）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面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

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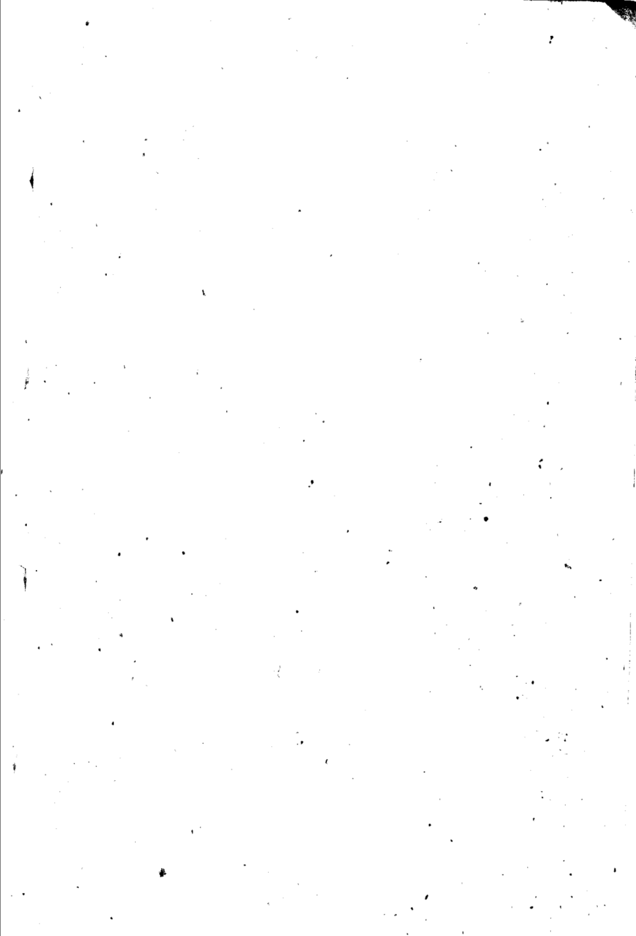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今泰誓無此文、蓋出尚書大傳、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文幼與此同、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

讒也、惣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民煩苦、民舊作人、孔子家語致思篇、御覽百九十引此文、人竝作民、今據改、下同、故人與一簞食一壺漿、人與舊作與人、家語致思篇、御覽百九十引、竝作人予、今據乙、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復疑當作覆、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述此事云、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薛據孔子集語引、字正作覆、是其證、孔子家語致思篇、御覽百九十引、覆作止、字雖不同、而與覆之之義相近、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斠補卷第三

漢　劉　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

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陳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

天之所生、從盧說提行、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僞、時其節、愼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俞樾曰、吾二子三字、衍文也、某某也、猶云封也、伯禽也、自當其名、不當又自稱吾二子、）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

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芸、家語六本篇作耘、）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乃蘇、（乃字舊敚、韓詩外傳八、家語六本篇、並作乃蘇、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十三、五百七十一、事類賦樂部引同、是其塙證、今據補、）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下令字疑涉上欲令曾晳聽其歌聲而衍、孔子家語六本篇作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文雖小異、亦不重令字、有下令字則於詞為複矣、）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

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十三、六百四十九引、伯上竝有韓字、)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

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遥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絶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晩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

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苦、知構室屋、以

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内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之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為糞心、博學多聞、何為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

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人、韓詩外傳六作言、又身體、家語致思篇作容體、義較長、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鯉下疑脫乎字、家語致思篇正作鯉乎、大戴禮勸學篇作野哉、蓋鯉字漫漶止存其半、後經後人妄改之耳、見人不可以不飾、見人義不可通、孔子家語致思篇作其容、義較長、飾與飭古通用、尚書大傳略說篇孔子家語致思篇、字並作飭是其塙證、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生之、尚書大傳略說、孔子家語致思篇、並作生焉、與上文水潦注焉句法一律、孔子集語同、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也、誰字舊敓、此文正謂不知其非源、無誰字則非其指矣、尚書大傳略說篇、大戴禮勸學篇、知上並有誰字、孔子集語引此文、正作誰知其非源也、尤其塙證、家語觀思篇作孰知其源乎、文辭小異可為參證、今並補、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何上御覽三百八十三、六百九引有暮字、意林引作日暮豈不炳燭耶、疑今本何上脫暮字、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好學、意林御覽三百八十三、六百九、八百七十、事類賦日部一引、竝作學者、下同、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俞樾曰、夫捨學聖王之道至若火之明也、文有奪誤、當作夫捨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捨日之明而就火之光也、文義方明、賈子新

書載此文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捨學聖人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其文較此為詳、可據訂、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

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士無教友則失聽、聽舊作德、德聽形近而誤、此文以政聽樂聖成刑為韻、若作德則失其韻矣、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字正作聽、是其證、今據改、又案狂馬不釋其策、狂上舊脫御字、義不可通、家語狂馬上正有御字、王肅注云、御狂馬者不得釋箠策也、是其證、今據增、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蒼梧下當脫一字、孔子家語六本篇作蒼梧嬈、淮南氾論訓作蒼吾繞、徐幹中論作蒼吾丙、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不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庸知子下舊脫不字、孔子家語作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是其義、若脫不字則非其指矣、今據增、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俞樾曰、豐墻墝下、本作高墻豐上墝下、韓詩外傳作高牆豐上激下、是其證、流行潦至、衍行字、外傳正作流潦至、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對曰、貴天、對字舊敓、藝文類聚天部御覽二事類賦一引均有對字今據補、桓公仰而視

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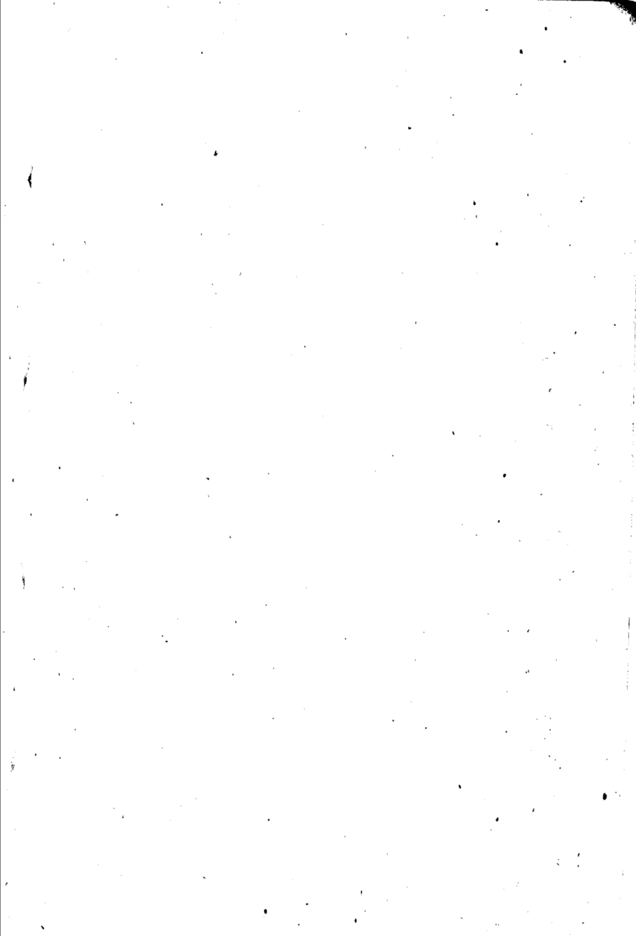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毋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國之基也、（世子舊作世太子、盧文弨曰、太字衍、是也、渚宮舊事二引此文、無太字、今據刪、）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絶其本矣、本絶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卹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說苑斠補卷第四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妄死非名、（盧文弨曰、非疑當作求、）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盧文弨曰、已上是小序、下當提行起、○典案下文子路曰以下、韓詩外傳二文、今從盧說提行、）

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

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盧文弨曰、當別爲一條、典案、盧說是也、此文見韓詩外傳一、傳樸堂本提行、今從之、）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

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典案、子、家語在厄篇作君、義較長、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盧文弨云目御覽五百十六作英、下並同、典案、目字不誤、尊賢篇字亦作目、左僖八年傳、目夷長且仁、杜注、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僖公十年傳、史記宋微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字亦並同、鮑刻御覽字作目不作英、盧校非是、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

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曰字舊脫、今據御覽五百十六引補、）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內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

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馬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

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

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俞樾曰、立義於庭當作有立於庭、立古位字、有立於庭、即有位於庭也、後人不知立為位之叚字、改作立義於庭、失之矣、韓詩外傳作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是其明證、）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

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鬭、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

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注、引子何事之有焉、作子何為死、車

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俞樾曰、荷疑符字之誤、）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亨、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俞樾曰、能當作而、古字通用、而猶爾也、韓詩外傳作荊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是其證、典案、善能言也、無義、當從韓詩外傳八作善哉而言也、而爾古通、禮記禮運正義云、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此疑校者誤於此語而改之耳、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

人有亂君之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

聞之、（典案、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亡作士、義較長、）曰、王歟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典案、異友於義未安、疑當作黨友、御覽四百二十一又四百五十五引並作黨友是其證、）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俞樾曰、此當作故臣以死忘明君之過、杜伯之無罪、能即而字、）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蔆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

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呂氏春秋至忠篇作、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疑本書有敚文、）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王命發乎府視而之、呂氏春秋作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高注、平府、府名也、乎疑平誤、）乃厚賞之、

說苑斠補卷第五

漢　劉　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

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典案、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八字舊敚、孔子家語好生篇作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王肅於甚矣下出注云、邵伯聽獄於棠樹之下民作甘棠之詩、正以甚矣為句、思其人必愛其樹、與下尊其人必敬其位相對成義、各本敚此八字、以甚字屬下為句、既乖詩義句法又不相對、今據家語補、）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仁人之德教也、（典案、舊屬上章、盧文弨曰、當別為一條、今據正、）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

聖王布德施惠、典案、舊屬上章、盧文弨曰、宋本提行、今據正、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得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許駿齋云、後世二字倒、淮南子人間篇作、孔子以三代之道教於世、其後繼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是其証、

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典案、舊屬上章、盧文弨曰、當別為一行今據正、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

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典案、餘胥二字誤倒、當作胥餘、尚書大傳作不愛人者、及其胥餘、鄭注云、胥餘、里落之壁、韓詩外傳三通鑑外紀周紀一並作

胥餘、是其證、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俞樾曰、此當作武王廣乎若平天下矣、尚書大傳曰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是其證、曠廣古字通、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

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盧文弨曰、元本有作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典案、故字疑涉下文諸故反之而衍、晏子春秋褚上篇正無故字、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典案、晏子春秋請作時、公字重、並是、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典案、入字無義、疑涉人字譌衍、晏子春秋正無入字、是其證、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典案、晏子春秋襍上篇使下有吏字、當據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

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與荼、晏子春秋襍上篇不作無、義較長、）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

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遏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内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勠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周内之、蓋

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極、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烏鷇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爲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

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措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典案、御覽四百八十七引舍作捨、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典案、反為叛之壞字、下文有以吾城反者、誤同、左昭十五年傳、鼓人或請以城叛、御覽百九十二引作鼓人有以城叛來降者、字正作叛、是其證、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與棠、市遠舊誤作速市、孔子家語致思篇御覽四百七十八、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市遠、今據正、賣之不售、思欲棄之、與棠、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思下有慮字、疑今本脫、孔子家語致思篇作思慮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與棠、夫子舊誤作吾子、弟子不當稱孔子為吾子、今據孔子家語致思篇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正、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與棠、善舊作喜、盧文弨曰、後漢書樊宏傳注及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七十二引喜並作善今據正、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

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

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幷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幷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乎、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

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俞樾曰、貪利而身自漁、卽春秋所書公矢魚于棠也、濟上而行八佾、當作僭上而行六佾、隱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此云僭上而行六佾、卽穀梁子之說、僭誤作濟、六誤作八、失其旨矣、隱公無用八佾之事、故知其誤、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俞樾曰、據上文是言隱公事、隱元年不書螟、書螟在隱五年、則此元年是五年之誤、

孫卿曰、夫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鬭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鬭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己誠是

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鬬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乎、俾晝作夜、言鬬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俞樾曰、家語作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兩文均有奪誤、當云不出環堵之室而知衝千里之外、知衝即折衝也、晏子襍篇夫不於尊俎之閒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今本誤刪衝字、而於下文增出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辯見王氏讀書襍志、家語作知千里之外、亦後人誤刪衝字、此作聞千里之外、則誤而又誤、古書所以難讀也、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盧文弨云、圍當作案、此對上文不善圍、典以自衛、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而言、今本作圍者、疑由衛圍二字竝从韋得聲而古者固誤也、孔子家語好生篇作固、蓋始譌為圍、傳寫又誤為固耳、盧校未審、今不從、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典案、此文與下文太字疑衍、孟孫魯臣、其子不當言太子也、韓非子說林上篇作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淮南子人間篇作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卽此文所本、竝言孟孫召秦西巴為其子傅、非以為太子傅也、下文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尤其明證、韓非子作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淮南子作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詳其文義、皆孟孫自謂其之子詞、惟宋本作又將能忍君子乎、盧文弨云、上稱太子、則此從宋本作君子、是蓋未參伍他書、不知太字之為衍文也、各本皆作吾子、傳樸堂影鈔南宋本同、與韓非子正合、盧校未審、今不從、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

典案、智果晉語作智伯國、韋注云、伯國晉大夫智氏之族、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典案、函治晉語作亟治、韋注云、亟治范皋夷之邑、疑函治為亟治形誤、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夫、夫為失字之壞、夏書五子之歌篇晉語並作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俞樾曰、謀字誤、國語作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典案、晉語作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此文疑有敓誤、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典案、浚源當為峻原、字之誤也、晉語正作峻原、韋注、峻、峭也、原、陸也、是其說、作浚源則與高山不相叶矣、御覽九百五十三引此文、字正作峻原、是其佐證、事類賦二十四引作峻源、上一字尚不誤、松柏之

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斠補卷第六

漢　劉　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

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尼之中、（尼當為厄、字之誤也、呂氏春秋義賞篇作憂約、）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

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於君、（於字舊敓、典索、言之君不詞、韓詩外傳三作子試為我言之、無君字、文義亦通、本書有君字、則當有於字、今據御覽六百三十三引補、）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成、（成舊作誠、典索、德行全誠、義不可通、誠當為成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三作志行全成、史記晉世家作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文雖各異、皆以行成為言、御覽六百三十三引此文、字正作成、尤其證矣、今據正、）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興舊作輿、呂氏春秋當賞篇作周內史輿、高注云、內史輿、周大夫也、羣書治要、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並作叔興今據改、）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資者也、而棄之、資舊作官、與案、籩豆茵席、不得言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卽此文所本、所以食、所以臥、正資字之義、作官則非其指矣、御覽四百八十九引字作資今據正、顏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者也、而皆後之、者也二字舊敓、與案、所以執勞苦者也、與上所以資者也、句法一律、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此文有者也二字、今據補、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作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亦有者也二字、可為旁證、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

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公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

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邪、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

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旣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

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

五獲甲首、獲甲各本作嘗、御覽四百七十九引作獲甲二字、當連下首字為文、傳樸堂本作獲、今從之、藝文類聚三十三、御覽二百八十一引亦作獲首、此獲下敚甲字、左哀十一年傳、獲甲首八十、呂氏春秋愛士篇、皆先登而獲甲首、高注、獲衣甲者之首、是獲甲首之義、御覽引書、多刪削、少增益、四百七十九引文作獲甲首者、是也、嘗字當卽獲甲二字誤合為一耳、本書立節篇、獲甲首三百、正與此文一例、今據增甲字、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惟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斥晉軍、斥、藝文類聚三十三、御覽四百七十九引竝作平、御覽二百八十一引同今本、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呂氏春秋報更篇作有餓人臥不能起者、疑臥字當在人字下、宣孟止車、為之下餐、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為飢若此、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餐、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

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耶、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反走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

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謝曰、公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從卒、道出、分背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子動心、乃漆身變形、呑炭更聲、襄子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子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子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子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子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

伯、乃漆身為厲、呑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女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童、史記留侯世家作僮、古僮僕字作童、童子字作僮、與後世訓正相反、說文辛部、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易、喪其童僕、字正作童、人部、僮、未冠也、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注、

僮、僮家不違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說文解字敍、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本篇下文、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字竝作僮、正與古合、今經傳通以童人為奴者為僮、而以童為僮子字、惟劉氏說苑為漢代鴻儒之書、用字猶合古訓詁耳、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臣字舊脫、藝文類聚三十四御覽四百八十九、八百二十九引竝有臣字今據增、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俞樾云、龜衍文也、要隸書作[illegible]、見斥彰長田君碑、與龜字相似、故要誤為龜、校者旁注要字、而寫者兩存之、遂作持龜要而哭矣、史記趙世家正作持要而哭、無龜字、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俞樾云、疾衍字、涉上文晉景公疾而衍、史記無此疾字、）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趙宗、（滅下舊有之字、史記趙世家無之字、今據刪、）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

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為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呂氏春秋士節篇晏子春秋雜上篇、踵下竝有門字、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

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俞樾云更讀為伉、更與伉聲近、故得通用、說文土部、秦謂阬為埂、此亢更聲近之證、又糸部、綆、汲井索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幹、統卽綆之異文、然則伉之與更、亦猶埂阬綆統之比耳、晏子雜篇正作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乘馳義不可通、馳當為馹、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士節篇正作乘馹、高注、馹、傳車也、左文十六年傳、楚子乘馹、杜注同、晏子春秋雜上篇亦作乘馹、皆其證也、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盧文弨云、衍之字、○興案、盧校是、此蓋涉上文及之國郊、請而反之而衍也、呂氏春秋士節篇晏子春秋雜上篇、並作晏子不得已而反、是其證、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

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下視字疑衍、御覽四百七十九、七百七十引竝無下視字、是其證、又案、用兵在後矣、義不可通、御覽七百七十引無用字、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注云、洿邪下田也、史記滑稽列傳、汙邪滿車、集解、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說苑舊注疑卽本此、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蟹、御覽三百九十一引作雞、又引注云、雞堁雞肝累土、八百三十七引蟹作蠏、又引青注云、戶買反、當是別本、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

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樹上疑當有春字、韓詩外傳七、作夫春樹桃李、與下文夏得休息、秋得食焉、義正相應、御覽四百七十九引本書、正作夫春樹桃李者、尤其塙證矣、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各本敚非桃李也四字、惟傳樸堂本有、與羣書治要、御覽九百九十七、葉大慶考古質疑引合、今從之、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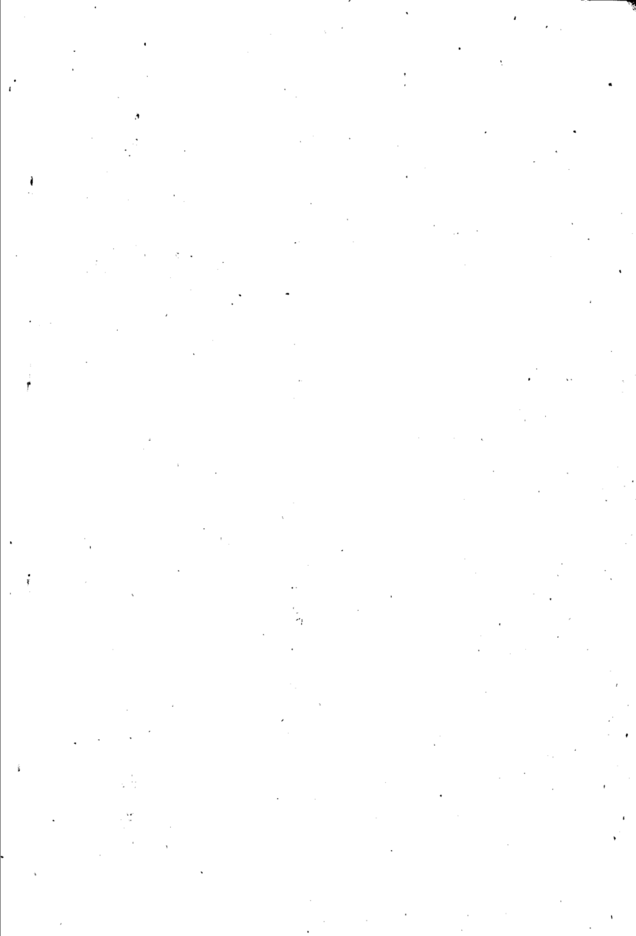
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錦衣而侍於君前、（錦舊作青白、典策、青白二字無義、祕府略八百六十八錦字類、藝文類聚布帛部錦條、御覽八百十五布帛部錦條引、字並作錦、是其塙證、今本作青白、蓋錦字漫漶壞裂、遂誤分為青白二字耳、今據正、）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命矣、（命舊作令、典策、古書多言受命、罕言受令、作令者形近而誤也、御覽三百二十七引、字正作命、今據改、）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為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抶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斠補卷第七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羣書治要、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彊者並作彊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先舊作光、日本關嘉纂注本作先、羣書治要引同、今據關嘉本正、）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

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庭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俞樾曰、順字無義、疑積字之誤、）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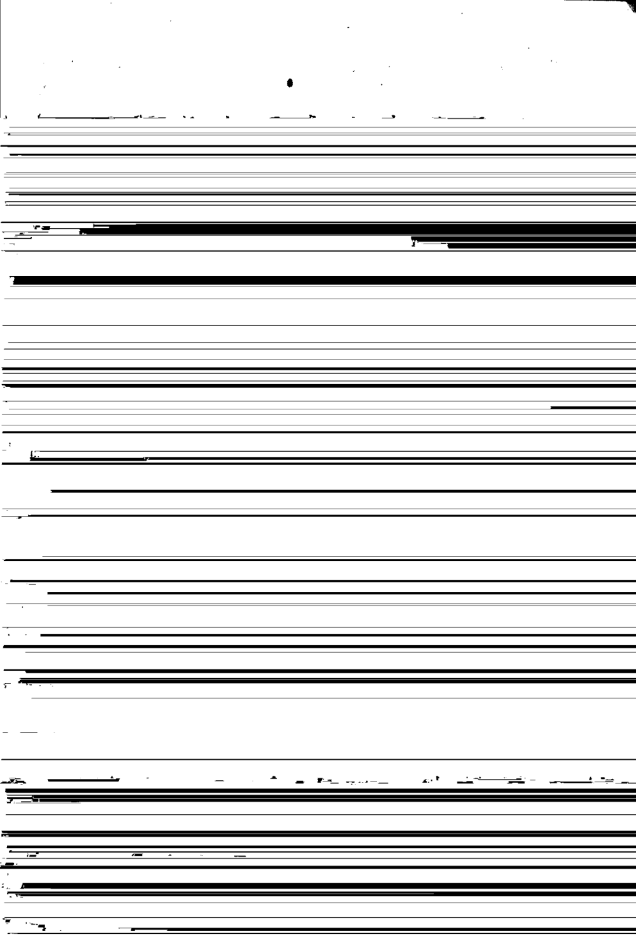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

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䲡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俞樾曰、去民之所事、當作去民之所爭、爭隸書作𠫨、韓勑碑、工不𠫨貴、是也、故形似事字而致誤、奚獄之所聽、衍所字、蓋卽涉上句而衍、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



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是仁義之凌遲久矣、（是當為世、聲之誤也、荀子宥坐篇作、今夫世之陵遲久矣、家語始誅篇作、今世俗之陵遲久矣、是其證、）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盧文弨曰、孔子二字當重、○典案、盧說是也、孔子家語賢君篇、此二字重、是其證、）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俞樾曰、有當作在、）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俞樾曰、幸字無義、乃卒字之

誤、宰者新之段字、言不新宮室也、文選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注曰、新雉辛夷也、是新與辛猶雉與夷、古字通、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宋君、宋舊作操、盧文弨曰、家語賢君篇作宋、是、○典案、盧校是也、今據改、下並同、宋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俞樾曰、術字無義、當依家語作恕、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宋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論舊作諭、俞樾曰、諭字無義、乃論字之誤、呂氏春秋當染篇、古之善為政者、勞於論人、注、論猶擇、史記孔子世家作政在選臣、是其證、○典案、俞說是也、韓非子難三篇、作選賢、選亦討論選擇之義、尚書大傳略說篇字正作論、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云、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尤其塙證矣、今據正、下同、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

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周下舊有公字、案比周連讀、公字淺人妄加、尚書大傳略說篇、韓非子難三、孔子家語辯政篇、孔子集語引並無公字、今據刪、）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

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盧文弨云、善決、左氏襄三十一年傳作美秀、）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盧文弨云、變下而字、立下至字皆衍、惠定宇云、變立即古文班位、然則而至二字乃後人妄增也、傳班位下又有貴賤能否四字、孫詒讓云、惠說是也、此文全本左傳、變而立至當作變立而至、即左傳之班位能否也、而至二字當在立下、實非衍文、而能字同、至即否字之譌、否正字作否、與至形近而譌、禮記禮運正義云、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是此書唐本能多作而、今本為校者改竄殆盡、惟此文上下併至、校者不曉其義、以意改為變而立至、而能字之借用而、轉未改竄耳、）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謀字當重、左襄三十一年傳謀字重可證、）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

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

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呂氏春秋察賢篇作弊生事精、生性、精情、古竝通用、）勞煩教詔、（韓詩外傳二煩作力、呂氏春秋作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盧文弨云、此字家語集語皆無、）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觀字疑是後人不曉聽天下之義妄加之也、孔子家語辯政篇、集語引韓詩外傳、竝無觀字、淮南子原道篇、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聽天下見於古書者、）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盧文弨云、舉字衍、典案、盧校是也、家語辯政篇無舉字、）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羣書治要引不齊上有惜也二字、家語韓詩外傳竝有惜乎二字、必今本敚之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

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宋本御覽八百三十四、九百三十七引晝並作書、下同、）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盧文弨云、扱、御覽八百三十四、九百三十七引俱作投、）其為魚也薄而不美、（魚下也字舊脫、御覽引有也字、與下文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句法一律、今據增、）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盧文弨云、鬻鬻乃䭈鬻之譌、䭈卽饘字、下同、家語子路初見篇作饘粥、古今字耳、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盧文弨云、也元本作者、典業、元本也作者、是也、家語子路初見篇、字亦正作者、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

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晏子春秋外篇同、王念孫云、君迺反迎而賀臣絶句、與上君反以罪臣對文、臣下當更有一臣字、屬下句讀、今本脫一臣字、則文義不明、說苑亦脫臣字、）臣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力之順之、義不可通、力當為勤、浸淫祗存其半、順當讀為慎、荀子勸學篇謹順其身、宋本順作慎、韓非子六反篇、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順讀為慎、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舊校云、慎一作順、唐人寫經、慎皆作順、慎順古音同字通、故古籍多互用、家語辯政篇正作勤之慎之、是其塙證矣、）因子之時、（盧文弨云、子為天字之譌、家語辯政篇作奉天子之時、亦衍子字、）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盧文弨云、伐依家語當是代、下同、）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利上當有以字、奉法以利民、枉法以侵民、相對為文、句法當一律、家語辯政篇利上有以字、是其證、）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書林引作臨財莫如廉、臨官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攻、家語辯政篇攻作改、）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亡字疑衍、此與下文無所得而有所傷一也、相對為文、句法當一律、閩嘉本無亡字、）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

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手字疑衍、列子楊朱篇無手字、何以列子作何也、楊朱曰、臣有之、盧文弨云、臣當作誠、君不見夫羊乎、列子羊上有牧字、疑本書敓、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呑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盧文弨云、居元本作君、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盧文弨云、元本作何如、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國上當有治字、晏子春秋問上篇、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竝作治國何患、下文此治國之所患也、即承此而言、韓詩外傳七作為人何患、人為國字之誤、為治義同、是其證、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

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許駿齋云、案當作宋、形近而誤也、羣書治要、王楙野客叢書卷四引字竝作宋、晏子春秋問上篇作、誅之則為人主所宋據腹而有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作、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不當為又、安與宋同、腹與覆通、有為宥字之省、史記白起傳、趙軍長平以宋據上黨民、此宋據連文之證也、廣雅釋言、覆、反也、言誅之則為人主所堅持不從、義乎反其獄、而宥赦其罪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矣、（矣字舊敓、據羣書治要引補、）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盧文弨云、當作不善言進、與宋、盧說是也、羣書治要引作不善進、疑無言字、猶可為旁證、）則善亦無由入矣、（亦字舊敓、據羣書治要引補、）

復槀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槀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循口無義、循疑楯字之誤、楯以手揜其口也、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盧文弨云、郭注海內經引封作豐、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盧文弨云、列與裂同、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盧文弨云、左氏昭七年經傳、俱作夏四月甲辰朔、寡人學惛焉、詩所

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盧文弨云、休當作茠、與薅同、除草也、）雜增崇高、（許駿齋云、增與橧通、管子揆度篇、燒山林破增藪、增亦橧也、禮記禮運篇、夏則居橧巢、釋文、橧本又作增、是其例、橧又與橾通、淮南子原道篇、夏處橾巢、高注、聚木曰橾、說文木部、橾、木也、一曰敝也、然則雜增崇高猶云雜艸叢木崇高、與上田畝荒穢而不休義正相應、）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

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盧文弨云、者字衍、）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許駿齋云、買當為賣、字之壞也、晏子春秋雜下篇作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呂氏春秋審分覽高注、諺所謂懸牛頭而賣馬脯、續漢書百官志三注引決錄注曰、懸牛頭賣馬脯、並其證、）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國下疑敓人字、此承上文國人盡服之而言、晏子春秋雜下篇國下有人字、是其證、）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順讀為愼、說詳前、）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魯人不復贖下當更有人字、呂氏春秋察微篇淮南子道應篇、家語致思篇、並作贖人、是其塙證、）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盧文弨云、王肅注家語子路初見篇云、當作桓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

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盧文弨云、於是當作是于、見楊倞注荀子富國篇引、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盧文弨云、以字衍、為家語作遠、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盧文弨云、家語作猶在於耳、又有故字、政事無如膺之矣、盧文弨云、膺家語作應、宋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以此連上文為一條、言民知畏刑罰、則先聲之在人耳也、動斯應之矣、

古之魯俗、舊連上章、盧文弨云、當別為一條、今從之、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扠門之漁、扠各本作叔、孫詒讓云、叔疑當作魰、即漁之叚字、周禮魰人、釋文云、亦作魰同、說文竹部云、籞或作魰、從又從魚、魰又魰之別體也、魰門之漁、與羅門之羅文正相對、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扠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盧文弨云、道、經解作禮、亦當別為一條、然此與上條似皆非全文、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興矣、

說苑斠補卷第八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古書多言絕江海、罕言游江海、此文作游者、後人改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卽此文所本、荀子勸學篇、大戴禮勸學篇、淮南子主術篇、竝作絕江海、本書說叢篇亦云、乘舟楫不游絕江海、羣書治要、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二引此文、字竝作絕、尤其塙證矣、○許駿齋云、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尉繚子制談篇、獨亡舟楫絕江湖、不可得也、文雖各異、字亦竝作絕、可為旁證也、伊尹、

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盧文弨云、呂氏作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尊師篇高誘注、小臣謂伊尹、案呂氏句法與下一例、下文別有知其亡語、疑此亦本同呂氏、而後人改之、）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干傳樸堂本作有、他本作千、程榮本作干、今從之、孫詒讓云、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慎大篇、困學紀聞引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俱作干辛、韓非說疑、呂氏當染知度兩篇皆作羊辛、今本人表譌作于莘、此作千莘、于千皆干之譌、）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政征通用）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

三存亡國、一繼絶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幷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盧文弨云、至下脫於字、元本有、）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之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維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存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

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愼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盧文弨云、將疑特、春秋繁露精華篇作直乞楚師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

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盧文弨云、成元本作城、御覽四百七十四引同、）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以為仲父、（以字舊敓、御覽四百七十四引為上有以字、與上文湯立以為三公一例、今據御覽補、）百里奚道之於路、（道之當為乞食、漢書鄒陽傳、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御覽四百七十四引並作乞食尤其塙證矣、）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之以國、（任下之字舊敓、御覽四百七十四引任下有之字、任之以國、與上文秦穆公委之以政句法一律、今據補、）司馬喜髕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

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於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嶂、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盧文弨云、見、宋本作是、）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

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巨麗之宮、巨當為匠、字之誤也、左成十七年傳、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國語晉語、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呂氏春秋驕恣篇、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賈子胎教篇、文公以霸伯、而厲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即此文所本、字並作匠、尤其塙證矣、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盧文弨云、桓上脫齊字、大戴禮保傅篇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賈子胎教篇作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

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齊趙、韓詩外傳七作魏趙、大戴禮保傅篇、賈子胎教篇竝作齊魏、）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信讀爲伸、）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

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盧文弨云、士、程榮本作任、是也、宋本作士、元本作仕、）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許駿齋云、文有敓誤、旦字疑是一日二字誤倒、御覽四百七十五引作周公一日白屋之士所下者凡七十人、日下敓見字、宋本御覽作周公日見白屋之士、所下者凡七十一、雖一字錯置於下、而見字尚存、顏氏家訓風操篇、昔者周、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文雖小異、可爲旁證、）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許駿齋云、太山當爲大山、與下流水對文、乃泛言山之大者、非謂東嶽泰山也、列子湯問篇作志在登高山、高山卽大山也、）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無以接之、無下當有禮字、呂氏春秋本味篇、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

志、卽此文所本、是其證也、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寗子許駿齋云、寗子卽寗越、爲周威公之師、見呂氏春秋博志篇、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閒、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盧文弨云、平當作乎、宋本已誤作平、連下作平王、困學紀聞以城濮之戰在楚成王時、以爲平王誤、孫詒讓云、平乃乎之誤、王有士云云屬下讀、下文有士曰苗賁皇云云皆歷舉楚事、前後異時、不得專屬之平王、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孫詒讓云、呂氏春秋至忠篇云、楚莊王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賈子先醒篇亦云、楚莊王南與晉人戰於兩棠、棠堂字通、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

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盧文弨云、拑荀子哀公篇作詌、家語五儀解作鉗、毋取健者、盧文弨云、楊倞注荀子引健作捷、家語同、荀子及外傳四作健、毋取口銳者、盧文弨云、荀子注引銳作叡、荀子作啍、外傳作讒、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愨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許駿齋云、有字本在而字下、誤移於人字下、有讀為又、荀子哀公篇作士不信愨而有多知能、韓詩外傳四作士不信焉又多知、並是其證、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

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許駿齋云、軌讀為宄、說文宀部、宄、姦也、外為盜、內為宄、讀若軌、是姦軌即姦宄也、〕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此疑有脫文、羣書治要引作、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荀子堯問篇楊注引作、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韓詩外傳三作、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荀子作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尚書大傳文略同、參伍諸書及治要引文、所師見者下當有十人所友見者六字、〕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悋、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盧文弨云、何字衍、御覽八百七十一、又四百七十四俱無、外傳三亦無、典案盧校是也、羣書治要引亦無何字、〕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

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盧文弨云、上君字上御覽有以字、與宋、韓詩外傳三賢上有之字、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論當爲謂、字之誤也、御覽八百七十一引作、皆自謂不及君、字正作謂、是其證、今本韓詩外傳三作皆自以不及君、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作、皆自以爲不及君、謂爲古通、可爲旁證、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盧文弨云、御覽九九下有者字、外傳同、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河上敚西字、御覽四百七十五、後漢書班彪傳循吏傳注、宋黃朝英緗素雜記卷七引並作西河、新序雜事一同、趙簡子、新序、韓詩外傳六並作晉平公、歎曰、

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盧文弨云、古乘新序作固桑、後漢循吏傳注作古桑、班彪傳注作古桑、古今人表作古來、師古曰、即固乘、今案古固通、吉字訛、乘亦疑訛、外傳六作盡胥、典索、古乘乃古桑之譌、御覽四百七十五引作古桑、藝文類聚九十引韓詩外傳下有注作古桑、古今人表作固來、師古注、固乘也、錢氏大昕謂固即古字、來乘皆桑之譌、韓詩外傳作盡胥、蓋桑胥聲近字通、桑乘二字隸書形相近、因而致誤耳、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亦有六翮之用乎、亦字舊敚、御覽四百七十五、班彪傳注引並有亦字、韓詩外傳六同、今據御覽班彪傳注引補、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盧文弨云、齊策以為王斗語、云昔先君所好者五、今王有四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

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意林引說作好、疑是、）淳于髡曰、古者有驊騮騏驥、（有字舊敓、羣書治要、長短經論士篇古者下竝有有字、與下文古者有豹象之胎、古者有毛廧西施句法一律、今據補、）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好下之字舊敓、羣書治要、長短經論士篇、好下竝有之字、今據補、）則堯舜禹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宗衛國策齊策作管燕、韓詩外傳七作宋燕、）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

田饒齊策作田需、韓詩外傳七作陳饒、田陳古字通用、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盧文弨云、大夫二字疑衍、下同、典案、韓詩外傳七作、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惟齊策正無大夫二字、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此哀公問當時各國之君孰為最賢、非泛論世之君子也、子字疑涉上孔子而衍、家語賢君篇作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可證、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

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盧文弨云、家語無王字、柳宗元對有、典衆、此當以又有士曰王林為句、國字屬下讀、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與下文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句法一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家語賢君篇邸作郊月作日、）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孫詒讓云、家語六本篇、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荊相事、此蓋楚之公子、非晉之介子推明矣、）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

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家語賢君篇此下有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十三字、）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盧文弨云、消家語作趙、）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盧文弨云、故元本作用、與宋家語賢君篇亦作用、）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乎字舊敚、據羣書治要引補、）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由子方之語、文侯

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行羣書治要引作仁義較長、）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盧文弨云、隨會靈景之時、此與呂氏當染篇謂在文侯時、俱誤、）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辯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

也、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子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呑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為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及、呂氏春秋下賢篇作反、高□、反從干未所選也、惟當以本書作及者為是、）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

官、則相至（盧文弨云、至呂氏作任、）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盧文弨云、賞呂氏作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盧文弨云、外傳二程下有本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盧文弨云、御覽四百二無一字、下同、家語致思篇同、）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中下敚閒字、家語致思篇作士不中間見、韓詩外傳二作士不中道相見、御覽四百二引正作士不中閒而見、又引舊注云、中閒謂介紹也、尤其塙證矣、）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盧文弨云、揚、宋本及御覽四百二引竝作陽、與案、詩攷引韓詩外傳作青陽宛兮、劉向治魯詩、疑韓魯字同、今本蓋鈔胥依毛改之也、）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下之字舊敚、據羣

書治要引補、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制親舊本北堂書鈔五十三引作威近、御覽二百二十八引作戚近、戚卽威字之誤、四百七十四引親字亦作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乎字舊敓、據羣書治要引補、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也、也字舊敓、據羣書治要引補下敓同、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共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盧文弨云、因意林作回、御覽四百七十四同、與宋、御覽引見上有北字、又主作子、下同、）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絕食無義、舊本北堂書鈔四十九引作綴食、禮樂記、禮者所以綴淫也、鄭注、綴猶止也、是其義也、今本作絕食者、後人多見輟食、罕見綴食、遂以意改綴為絕耳、）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於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於上也、（兩於字舊敓、據意林引補、）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盛德之士意林引作盛德君子者、御覽四百七十四引同、）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

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午各本作于、程榮刊本作午、今從之下同、）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盧文弨云、急張倒當從宋本乙、）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

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幷、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盧文弨云、眄疑盼、下同、典案齊策正作盼、）則楚悉發四封之內、（則悉二字舊敓、與上下文旨不一律、今據羣書治要引補、）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禽將軍首反、（至禽及下軍字並涉上文而衍、羣書治要引作、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文未衍數、可證、）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羣書治要引作僅而得免、）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

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釂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盧文弨云、君當作臣、）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盧文弨云、元本無相字、）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

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孫詒讓云、曰當作由、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家語賢君篇作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荊戰於郯、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盧文弨曰、昭為景誤、御覽三百二十三作景、下同、與宋、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兩將字於詞為複、上將字疑衍、左宣十二年傳作、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於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斠補卷第九

漢 劉 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

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

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典案、鼓鍾當作鍾鼓、傳寫誤倒、下文鍾鼓二字兩見、渚宮舊事藝文類聚二十四引並作立鍾鼓之間、是其證、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典案、渚宮舊事藝文類聚引並作成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典案、渚宮舊事引陰作金、藝文類聚引作佩、刎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典案、下治城郭、義不可通、下疑是不字形誤、御覽四百五十六、六百二十七引、下正作不是其證、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盧文弨曰、顧疑是願字、典案、盧說是也、御覽四百五十六引顧正作願

是其證、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盧文弨曰、盡疑是畫字、俞樾曰、盡字無義、疑畫字之誤、畫讀為奭、兩字並從皕聲、故得通用也、詩采芑篇、路車有奭、傳曰、奭、赤貌、然則赭奭二字皆是赤色、便游赭奭、謂便游之地圓畫赭然也、而峻城闕、當作不峻城闕、方與上文不治城郭相應、典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引盡正作畫、可證盧說、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典案、秩字無義、御覽四百五十六引秩作秣、疑是秣字之誤、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俞樾曰、持字無義、乃埏字之誤、埏誤為挻、又誤為持矣、老子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注曰、埏、和也、以土為人、必埏之而後成、亦

猶延植為器也、戰國策正作挺土以為人是其證、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丸字舊脫、典案、藝文類聚二十四、九十二初學記二御覽四百五十六引並有丸字、今據增、遊於後園、遊字舊脫、典案、藝文類聚二十四御覽四百五十六引並有遊字、今據增、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典案、樹藝文類聚二十四、九十二御覽十二、四百五十六事類賦三引並作榆、疑今本樹字為榆字形誤、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也、螳蜋委身曲附、典案、附當作跗、形近而誤、御覽十二事類賦三又十九引字並作跗、是其證、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孫詒讓以此下初學記二、尚有臣欲彈雀、又不知傷有坑而墜也、御覽四百五十六作臣欲彈雀、不知露沾衣、疑今本有脫、但與下文此三者未相應、或增在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下、或三字為四字之訛、盧文弨曰、初學記三十、文與今本同、引至而不顧其後患止、御覽十二亦有臣欲擒其黃雀不知露沾衣二句、疑所見本異、典案、藝文類

（聚九十二引吳王臣執彈丸欲取黃雀不覺露沾衣二句、御覽九百二十二引作臣操彈欲取黃雀、不知露沾衣、事類賦三引作臣但知捕雀、不覺露之濕衣、又十九引作臣見但知捕雀而不知露之沾衣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與案、欲字疑衍、既言師久而不罷則是已舉兵伐之矣、不得言欲伐也、御覽四百五十六引無欲字是其證、）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毒、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

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烹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

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典案、御覽四百五十五引正作里、下同、藝文類聚二十四引作里、與崇文局本合、）延壤百里、士有反三

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間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幷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幷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幷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幷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幷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

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

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婬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典案、乎疑子字之誤、下文子不幸教、幾有大罪、即承此而言、作乎則不相應矣、御覽四百五十五引乎作子、於義為長、）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典案、荊當為京、聲之誤也、文選應休璉與滿公琰書注引淮南子道應篇作京臺、國策魏策二淮南子竝作強臺、京強古通用、游遊古亦通用、下同、）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典案、盡以亡其國、渚宮舊事二引作殆以亡國、於義為長、）願大王勿往游焉、（典案、渚宮舊事引注云、荊臺在章華之東、去江陵一百二十里、臺周迴百有餘丈、）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典案、子西二字舊敚、今據孔子家語辯政篇渚宮舊事引本書補、）曰、臣不敢下車、願得

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為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祖之墓上者也、盧文弨校云、祖字脫、一本有、典案、有祖字者是也、今據孔子家語辯政篇渚宮舊事二引補、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典案、及疑涉反字誤衍、呂氏春秋直諫篇御覽四百五十五引本文、並無及字、是其證、淫、朞年

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荊、兼國三十、典案、十下疑脫九字、呂氏春秋直諫篇作兼國三十九、渚宮舊事引本書作并國三十九、並有九字是其證、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荊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典案、御覽六百九十四、七百六十九、八百十五、事類賦十六引拭並作飾、(事類賦作飾字通、)逆並作迎、

（御覽八百十五作送、誤）疑今本字誤、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嚮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奚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嚮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典案、藝文類聚二十四引作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鍾、是重歛於民、民之哀矣、典案、之疑當作必、民之哀矣、義不可通、蓋涉下文夫歛民之哀而誤、晏子春秋諫下篇作民必哀矣、是其證、夫歛民之哀而以為

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白、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典案、晏子春秋外篇罪下有三字、疑此文脫三字、韓詩外傳九作有死罪四、義雖小異、可為傍證、）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

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典案、出上當有以字方與上下文一律、晏子春秋襍上篇正作以出正閨、是其證、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典案、其字衍文此景公自述之詞、不當言擊其馬、晏子春秋襍上篇、御覽四百五十五引並作刖跪擊馬而反之、無其字是其證、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典案、兩有故於詞為複、下有故疑當作有事二字、晏子春秋襍上篇御覽四百五十五引並作有事、是其證、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典案、晏子春秋襍上篇至作出、義較長、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典案、不敢下當有忘字左定十四年傳史記、伍子胥列傳並作不敢忘、是其證、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繆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疏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

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顚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吾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

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内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蚤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然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荊、至淮、聞荊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荊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芉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説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

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

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典案、臣誠願御覽四百五十五引作臣乘願、下並同、漢書枚乘傳、誠亦作乘、疑此文作誠、為乘字聲誤下並同、〕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典案、如當作於、聲近而誤、重卵無義、當作累〕

卵、下同、漢書枚乘傳、御覽四百五十五引並作危於累（漢書作絫字同）卵、是其證、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之、莫若勿為、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絜木、典索、引繩久之乃以絜木、御覽四百五十六引作殫極之綆斷幹、漢書枚乘傳作單極之統斷幹、晉灼曰、統古綆字、與御覽所引正合、泰山之溜穿石、殫極之綆斷幹、句法一律、較今本為勝似當從之、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

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典案、御覽九百二十九引是作罪以若罪、二字句絕、義並得通、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典案、御覽八百四十五引豫且作射目、義並可通、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絶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典案、菽粟類聚二十四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百六十五引並作升斗、二字、晏子春秋諫下篇作升斟、）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斠補卷第十

漢　劉　向　撰
合肥　劉文典　學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誡、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誡無詬、思無辱、夫不誡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

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失舊作先、典案、先當為失、形近而誤也、失天下亡其身、相對為文、今本誤作先、以先天下亡其身為一句、既非其指、又失其句讀矣、韓詩外傳三作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羣書治要引本書亦正作失、尤其塙證矣、今據正、）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

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盧文弨拾補引孫校云、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此缺字亦當爲決、典案、孫校是也、孔子家語六本篇字正作決、王肅注易損卦次得益、益次夬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夬、故受之以夬、亦用序卦爲解、今本說苑此文作缺者、疑淺人不知易文而妄改之也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典案、御覽六百十六引天之道成者作天之道成而必變疑當從之、孔子家語六本篇作天道成而必變、與御覽引文正合、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愈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典案、故能長久也、御覽六百十六引作故所以能長久也、孔子家語六本篇作所以能久也、疑能上敚所以二字、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典案、荀子宥坐篇、淮南子道應篇、孔子家語三恕篇、皆言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惟韓詩外傳三作孔子觀於周廟、與本書合、王氏困學紀聞云、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爲是、南史祖沖之傳云、造欹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北齊魏收傳、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巵在前、欹器留後、或言周廟、或言桓公廟、當各依本書、未可臆斷、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摐有疾、盧文弨曰、摐本或從木、典案、御覽四百五十九引正作摐、下同、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

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典案、謂下當有其字、非謂其敬老耶、與上文非謂其不忘故耶、句法一律、御覽四百五十九引正有其字、是其證、）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何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典案、兩徒字重複、上徒字疑當作榦、淮南子原道篇正作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高注、榦質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

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

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盧文弨曰、大戴作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此似訛、）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也、也字舊脫、典案、禍下當有也字、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也、與下文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句法一律、孔子家語五儀解作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御覽九百二十引本書、禍下正有也字、今據增、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愼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擧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

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義缺、如羅不補、

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
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
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
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
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
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
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幣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
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

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軾、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典案、後字疑涉上文後、來弔而衍、人盡來賀、獨子來弔、相對成義、句法一律、渚宮舊事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並無後字、是其證、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典案、位已高而意益下、祿已厚而愼不敢取、二已字並當作益、涉上身已貴位已高祿已厚而誤也、文子符言篇、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淮南子道應篇、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列子說符篇、韓詩外傳七並同、渚宮舊事引此文、正作位益高而意益下、祿益厚而不敢取、與官益大而心益小句法一律、尤其塙證矣、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典棠、秦策四能下有之字、此文誤脫、語意不明、）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三板、（沒舊作滿、典棠、滿當作沒、滿沒同紐、蓋聲之誤也、本書權謀篇作城不沒者三板、史記晉世家同、御覽六十四引字正作沒、韓非子難三戰國策四均作不沈者三板、高誘註云、沈、沒也、是其誼矣、今據改、）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

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典案、酒入下疑脫者字、酒入者舌出與下文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句法一律、韓詩外傳十作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文雖小異、而舌出上有者字、御覽三百六十七引正作酒入者舌出、是其證、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為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

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盧文弨曰、楊倞注荀子議兵篇引作四海、與宋、孔子家語賢君篇正作富有四海、與楊注所引合、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

裂絶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絶、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内

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

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是字舊脫、典案、孔子家語致思篇御覽七百六十四引並作是一失也、今據增、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典案、御覽七百六十四引作素尚高節、不事庸君、臣節不遂、二失也、文選長笛賦注引韓詩外傳作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仕無成、二失也、家語致思篇作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說苑文多同家語、此文義頗難通、疑有脫誤、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典案、御覽七百六十四引作少擇交遊、寡於親友、老而無託、是三失也、文選長笛賦注引韓詩外傳作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與御覽引文正同、今本韓詩外傳九作與友厚而小絕之、與此文皆有敚誤、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典案、御覽七百六十四引作投水而死、與家語致思篇合、韓詩外傳作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典案、十下疑脫有字、韓詩外傳九作十有三人家語致思篇作十有三、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本書作十有二三、文雖各異、而並有有字可證、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戄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愼、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愼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

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

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典案、御覽四百三十二引質作鑕、質鑕古亦通用、）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

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斠補卷第十一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典案、憤滿與歡欣、誼不相類、疑誤字也、韓詩外傳五作芬芳、荀子非相篇作芬薌、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廣雅同、荀子議兵篇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亦以歡芬對文、芬芳芬薌、皆調和之義、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

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典案、禮記喪大記、中屋履危、注、危、棟上也、史記魏世家集解同、韓非子十過篇、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爾雅釋宮垝謂之坫、注、堂角也、論衡感虛篇作危、棟上堂角義正相類、危垝古亦通用、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典案、史記魏世家與定割地、作與先定割

地、與然後殺痤相對成義、疑此文奪先字、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荊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以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

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

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

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

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典案、藝文類聚九十二、九十四御覽六百三十二八百三十、九百二十三引蹞跂作見、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

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鍼而入、不因鍼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為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王、建之（典案、荀子勸學篇楊注引作著之以髮、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作鴻毛著之、已建之安、御覽九百二十三引作鴻毛著之臨危建之、此文義頗難通、疑有脫誤、）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許駿齋云、顧見二字無義當作碩鼠形近之誤也、呂氏春秋擧難篇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云歌碩鼠也、即本說苑畢校引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足徵高李二氏所見之說苑皆作碩鼠當據改正、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二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偞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

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

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

以公勝不仁為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典業、藝文類聚七十一御覽五百七十二、七百七十一引成並作城下同、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典業、北堂書抄百六御覽五百七十二事類賦十一引帶玉下有璲字、御覽六百九十二引帶玉下有佩字、六百九十七帶玉下有佩玉二字、疑此文帶玉下脫璲佩玉三字、衣翠衣帶玉璲、佩玉劍、履縞舄、並三字為句、又縞書鈔御覽五百七十二事類賦十一引並作踦、類聚引並同今本、立於遊水之上、典業、類聚七十一御覽五百七十二、六百九十二、七百七十一引遊並作流、大夫擁鍾錘縣、令執桴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然字舊脫典業書鈔御覽五百七十二事類賦十一引並有然字、今據增、莊辛遷延沓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萵芘、張翠蓋、典業、御覽七百七引翠下有華之二字、七百七十引作張翠羽之鷂七百七十一引作張翠羽之蓋類聚引同而檜犀尾、班麗袿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桓澤予、昌州州、餛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堤隨河湖、鄂君

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典案、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中洲作洲中、是也、七百七十一引亦作搴洲中流、事類賦樂部引作搴並中流、文雖小異、而作中流則同、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褕脩袂、典案褕當作擫、形近而誤也、藝文類聚七十一、郭茂倩樂府、御覽七百七十一、事類賦樂部引並作擫、是其證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何以獨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

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絶、不及四鄰、（典案、勢御覽五百七十九引作世、藝文類聚四十四引同今本又案、及疑为交字形誤、桓子新論作擯壓窮巷不交四鄰、是其證、）詘折儐厭、（典案、藝文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七十九引儐並作擯、）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絶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胷、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典案、北堂書鈔百十二引作俳優在前諂諛侍側新論作倡優在前諛諂侍側與書鈔引文同、）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典案藝文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七十九引女作妾與新論文同）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典案藝文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七十九引練作麗）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

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典案、藝文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七十九引廟堂作宗廟、義較長、新論正作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以壞、（典案、以讀作已、下並同新論類聚三十五、四十四御覽四百八十八、五百七十九引並作已、下並同、）曲池既以塹、（塹舊作漸、典案、漸為塹之壞字、今據類聚三十五御覽五百七十九事類賦樂部引正、）墳墓既以平、（平舊作下典案、下為平字之譌、今據御覽五百七十九四百八十八引正、類聚三十五、四十四引誤同、）而青廷矣、（典案、事類賦引青廷作荒蕪、）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

君渿浪汗增欷而就之、典案、切終而歔曲、孟嘗君渿浪汗增欷、北堂書鈔一百九引作曲終而切嘆、孟嘗君渿泣增哀、又引作歔曲而切嘆、孟嘗君渿泣而增哀、今本說苑切終二字無義、疑誤、又案類聚四十四引作渿泣增哀與書鈔引文合、疑今本渿浪汗增欷文有衍誤、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典案、御覽六百三十三引色作邑下同託色無義疑色為邑字形誤、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典案、御覽六百三十三引楚作玉、義較長、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黃生於楚、盧文弨曰、釁蚠黃即苗賁皇、釁讀為門、與苗聲相近、典案、御覽六百三十三引正作賁皇、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

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盧文弨曰、樂達訛、當作欒逞、逞與盈同、下同、）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盧文弨曰、桓當作宣、下同、見左襄二十一年傳、）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

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

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文侯曰、（典案、文侯二字舊不重於文、為不備今據秘府略八百六十四初學記六御覽六十一引補莊子外物篇作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云云文雖多異可為文侯二字當重之傍證、）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

王、（典案、初學記六御覽六十一引南上並有向字、見並作謁、）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魚之肆矣、（典案、汝即求我枯魚之肆矣、御覽六十一引作汝即索我於枯魚之）

（肆矣、與莊子外物篇文略同、初學記六引我下亦有於字、疑今本說苑脫之、）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赦之、

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謂劾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中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盧文弨曰、意林作梃、然當從漢書東方朔傳作莛、莛、草莖也、音亭、又音挺、典案、盧說是也、攷古質疑引字正作莛、意林周廣業注本亦作莛、與盧氏所見本不同、）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

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理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

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斠補卷第十二

漢　劉　向　撰
合肥　劉文典學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

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若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遇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

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典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四百八十引並作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君、(類聚君上有之字) 御覽七百七十九引同今本、）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趣者鄢陵

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嘗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嘗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顙地耳、（盧文弨曰、顙魏策作搶、顙搶同、典案、御覽七百七十九引正作搶、與魏策合、）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祲厲於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典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七百七十九引匕上並有其字、）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徃、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典業、不問子御覽四百三十二引作不聞子問、與上文句法一律、疑今本問為聞字形誤又脫問字、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

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典案、長下疑脫大字、下文云、長大孰與寡人、句法正同、御覽六百八十九引長下正有大字是其證、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毋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典案、欲知其子視其友、義不可通、孔子家語六本篇、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文義與此略同、欲知其子下、疑有脫文、雜言篇不知其子視其所友、脫誤與此同、）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典案、觀下疑脫焉字、渚宮舊事一引正作明年又使豚尹觀焉、與上文使豚尹觀焉句法一律、）反曰、

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

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異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嶇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

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晏子春秋襍下篇者下有曰字、子下有請見二字、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慽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

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憱然避位、吳王曰、吳舊作矣、典案、矣當爲吳字之誤也、晏子春秋外篇正作吳王曰今據正、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遂巡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橛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幷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典案、此下晏子春秋襍下篇有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韓詩外傳十有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文雖不同、而並有齊人善盜之語、於義為備、此文疑有脫誤、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典案、更下疑脫道字、此言儐者更導晏子從大門入、若無道字、則非其旨矣、晏子春秋襍下篇正有道字、道導同、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

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对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絶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呑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

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絶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荊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馬、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誡寡人

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献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弊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絶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悦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

隨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弊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斠補卷第十三

漢　劉　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蒭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

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盧文弨曰、史記孔子世家作竇鳴犢舜華、徐廣曰、一作鳴犢竇犨、索隱引家語竇犨鳴犢及舜華、則竇犨字鳴犢是一人、又案、孔叢子古今人表並是二人、新序作趙有

犢犨、晉有鐸鳴、各不同、此澤字疑亦鐸之訛、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典案、蛟上疑脫則字、若無則字、則與上下文不一律、呂氏春秋應同篇作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蠶龍不往、史記孔子世家作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三國志劉廙傳注引新序作竭澤而漁、則蠶龍不見、孔子家語困誓篇作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文雖小異、而並有則字、是其證、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

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絶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

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

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盧文弨曰、呂氏春秋先識覽踦作倚、典案、淮南子齊俗篇男女切踦、肩摩於道、許注、踦足也、即此文切踦之義、呂氏春秋男女切倚、高注、切磨、倚近也、蓋二家師說不同、此當各依本書、）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典案、晏子春秋問下篇亡上有先字、問上篇亦云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漑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偝約、為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

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典案、辭字於義未安、涉上文諸辭字而誤、字當作故、呂氏春秋先識覽御覽四百五十引並作故、是其證、）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

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典索、御覽三百七十五、四百五十引繼下並有之字、）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徃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孫詒穀曰、屈建與白公不同時、此記譌、典案、渚宮舊事二引白公作王孫勝與今本不同、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徃年秦

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飢、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典案、御覽一百八十三、四百五十引益下並有以字、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矣、矣字舊脫、典案御覽百八十三、四百五十引並有矣字今據增、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典案、攷古質疑引作智伯、下同、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典案、御覽四百五十引患下有晉字、以不患晉三字為句、於義為備、疑今本脫之、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典案、其國寧也王曰六字、呂氏春秋似順篇作寧國曰、高注、寧國、楚臣、是以寧國為人名、與此文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

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為徐、先生上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堗、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堗、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堗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堗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

十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盧文弨曰、宣國策作桓、通鑑同、孫云、前敬慎篇亦作宣、韓非說林及難三兩篇淮南子人間訓並同疑有二諡）宣子不與、任增曰、（盧文弨曰、增國策通鑑並作章、淮南作登、與宋、任登亦見呂氏春秋知度篇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韓非子今誤作王登））何為不與、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與、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與宋、御覽四百五十引而作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

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與衆、左哀元年傳作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

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盧文弨曰、左氏定九年傳作而求容焉、此誤、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典案、藝文類聚十二御覽八十三引阻並作且、義較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典案、類聚御覽引不供二字並作乏、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典案、北堂書鈔十三引此文作晨舉脂燭、過水折舟、示無返志、疑武王伐紂下有晨舉脂燭四字、而今本脫之、論衡語增篇亦見此事、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典案、御覽十引落作浴、初學記二引同今本、風霽而乘以大

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典案、此其妖歟、初學記二・御覽十引並作此非妖歟、與上下文不一律、疑非、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典案、詐之上疑脫君其二字、韓非子難一淮南子人閒訓並作君其詐之而已矣、呂氏春秋義賞篇作君亦詐之而已、御覽四百五十引本書作君慎之詐而已矣、慎爲其字之誤、之詐二字倒、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與宋、御覽九百三十二引熸下有注云音潛、我迎歲、彼背歲、慧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慧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

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飢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鄟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挼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

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典案、齊景公上御覽四百五十引有吳闔閭夫人姜氏七字、)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

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典案、孔子弟子無名漆雕馬人者、馬人當為憑字誤分為二、下同、孔子家語好生篇正作漆雕憑、左襄二十三年正義引家語作漆雕憑、論語臧文仲居蔡疏同、皆其明證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

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與衆、御覽八百三十六引作子安得長被幸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智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子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

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愼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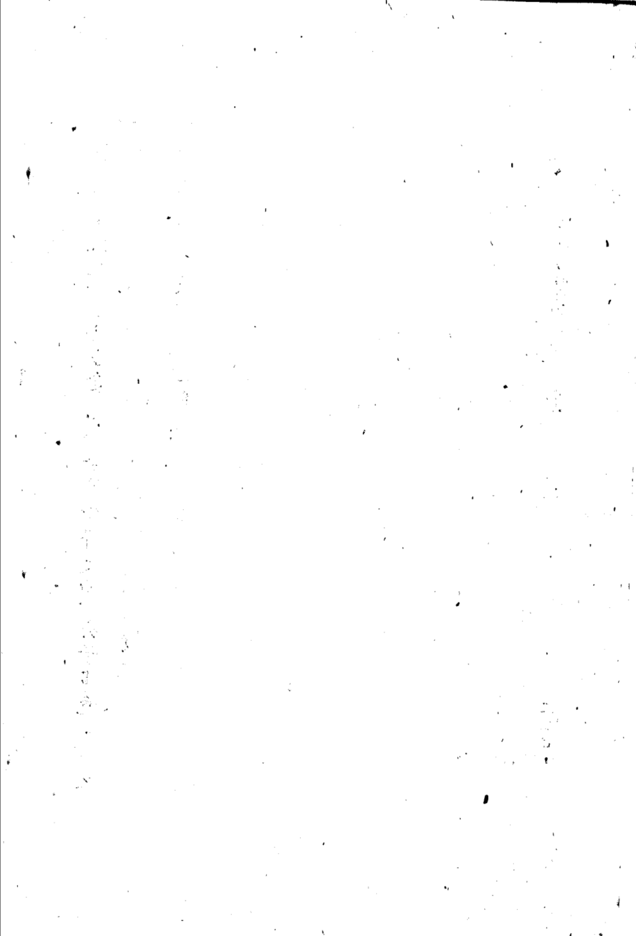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

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典案、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篇作盡與姓名俞樾云與當作舉、）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衅之以豭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典案、御覽百九十八引作殆非會封者也、百九十五引作殆非就封者也、疑此文脫會字者字）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斠補卷第十四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

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冣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

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大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珎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

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萬石之簴、（典案、御覽四百二十八、五百七十五、五百八十二引万上並有立字、建千石之鐘、立万石之簴、相对为文疑今本脫立字、）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與棠、嘗字疑涉賞字譌衍、晏子春秋外篇無嘗字、）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與棠、此下疑脫而字、此何為而死、與下文此餒而死語气相貫、晏子春秋外篇正作此何為而死、是其證、）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萬字舊脫、與棠、國上當有萬字、惠不遍加於百姓、心不周乎萬國、相對為文、晏子春秋外篇御覽八百四十一引國上並有萬字、今據增、）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

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典案、孟子衛策作癰疽、趙策作癰疽、韓非子難四篇作雍鉏、皆音近通段、）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

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

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典案、諸宮舊事御覽四百二十九引復並作言、）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典案、諸宮舊事引路上有之字、妨羣賢路、殊為不詞、疑今本脫之字、）尸祿素飡、貪欲無猒、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典案、諸宮舊事引秀作禿、又引注云、荀卿子曰、叔敖突禿長左、左謂左腳長、荀子非相篇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楊注、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此疑禿字、始以形近誤為秀、後人又妄改羸為才以就之、御覽四百二十九、四百四十四兩引此文禿羸並作秀才、皆淺人不達斯義、又見下為多能二字乃還臆改之也、）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典案、君王又何以為忠、諸宮舊事引作君又何用之、）臣願

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典案、諸宮舊事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虞子並作虞丘子與上下文一律、此虞字下當脫丘字、又地諸宮舊事御覽四百二十九、四百四十四、九百七十六引並作田、）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敗、可謂公平、（典案、藝文類聚五十三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敗並作亂、又案、可謂公平類聚引作可不謂公乎、諸宮舊事引作可謂公矣、）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

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典案、藝文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引非字上竝有子羔二字、也作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典案、類聚御覽引羔上竝有子字、曰幸赦臣之過、典案、類聚御覽引幸上有君字、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典案、御覽三百八十三藝文類聚十八引採竝作遊、見老丈人載畚乞焉、典案、御覽三百八十三引乞焉作從而乞食焉、文義爲備、藝文類聚十八引乞上亦有從字、不與、摶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摶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横

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典案、御覽四百二十九引司作伺、法下有者字、司伺古亦通用、）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典案、御覽四百二十九引無因字、吾下有私字、）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

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與案、茅門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同、孫詒讓曰、茅門卽雉門也、說文隹部、雉古文作鴺或省為弟、與茅形近而誤、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

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典案、孔子家語致思篇作隧、王注云、隧從竇出、遂隧古亦通用、）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

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斠補卷第十五

漢　劉　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

馬、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典案、渚宮舊事一引作厲曰強之伐弱、如石之投卵、虎之食豚、且為文不能達其德、為武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王曰善、乃舉兵伐徐、滅之、與此文不同、蓋另據別本、）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盧文弨曰、苑當為宛、即南陽也、）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令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

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典案、淮南子道應訓作始人之所本、俞樾曰、本乃去字之誤、說苑作棄、淮南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猶為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為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而治之也、文子上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可據以訂正、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眾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

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内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撙辱不行、大為天下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

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横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

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典案、齊策六御覽三百十八引將下並有軍字、北堂書鈔百十五引與今本同、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典案、齊策作庚、御覽三百十八引作富、金銀黃帶、典案、御覽三百十八引作黃金橫帶、與齊策文合此文蓋因橫形譌為黃、淺人又妄改黃金為金銀矣、馳騁乎淄澠之間、典案、御覽引無騁字、與齊策文合、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枝體也、心猶與則枝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畢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

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黄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

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龍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闔不及鞈、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

羽若曰、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閒、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奐案、孔子家語致思篇作汝奚獨不願乎、此獨何二字疑倒、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

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

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予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予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典案、初學記二御覽十引吳下並有師字、韓非子說林下篇作吳人必至、吳師與吳人、文異而義同、疑此文吳下脫師字、甲列壘壞、典案、初學記御覽引列作、列裂古通用、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典案、楚見當作見楚、傳寫誤倒、則以吳師至楚四字句、而見成陳而還句、文殊不詞、初學記二引作吳師見楚軍成敗而還、御覽十引作吳師至、見楚軍成陳而還、正作見楚、是其證、韓非子說林下篇作吳人至、見荆陳而反、見荆猶見楚也亦其證、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

瀷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脩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脩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五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

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

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典棠、荀子宥坐篇辨作達、楊注、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尹文子聖人篇同、孔子家語始誅篇劉子心隱篇並作逆、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典棠、志愚荀子宥坐篇家語始誅篇並作記醜、尹文子聖人篇作強記、劉子心隱篇作詞鄙、則此志讀作記、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足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

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斠補卷第十六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談叢

盧文弨云、俗本目作叢談、當卷作說叢、今從元本、典案、景宋本同、今從之、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疏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邑名勝母、曾子不

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典案、聲當為名、水經沂水注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引尸子並作惡其名也、後漢書鍾離意傳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章懷太子注引本書正作醜其名也、尤其塙證矣、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

不脩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脩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

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蹷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

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脩、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貴必舊作必貴、高必舊作必高、典案、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義不可通、傳寫誤倒耳、淮南子原道篇正作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今本老子貴下雖敓必字、王注云、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明貴下敓必字也、今據老子淮南子乙正、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栢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

殃、一噎之故、絶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蝝仆柱梁、蚊虻走牛羊、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貴富驕盈、

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

雁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雁字舊脫、典案、順上當有雁字、淮南修務訓夫雁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卽此文所本、廣博物志四十四引尸子、雁銜蘆而捍網、古今注亦云、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焉、是雁順風銜蘆而翔、古有此說、此文脫雁字、則順風而飛銜葭而翔不知所

指矢、今據增、抱朴子詰鮑篇、智禽銜蘆而扞網、智禽亦卽謂雁也、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為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灾、為善者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

謗道己者、心之罪也、尊賢己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為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

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典案、藝文類聚十七引作惡言不過口苟言不留耳、務偽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忘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踒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忽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以長存、愼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己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慠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脩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凌

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案廣芸炳燭篇曰、凡四韻嗚字恐是毓字之譌、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為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己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如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阤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為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為人上者、患在不明、為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為尊、以屈為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典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御覽九百廿一、九百二十七引可上並有則字、）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栝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蠋欲類蠶、鱓欲類虵、（典案、兩欲字疑衍、於義無取、韓非子説林下篇內儲説上七術篇並作鱣似蛇蠶似蠋、即此文所本、是其證、）人見虵蠋、莫不身洒然、女工脩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

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愼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

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為恥、君子以毀義為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以老為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

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為取也、不知與之為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為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騖、

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斠補卷第十七

漢　劉　向　撰

合肥　劉文典　學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

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

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盧文弨曰、吳譌、當作齊、）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盧文弨曰、下云四子、則費仲下當有飛廉二字、典案、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昔費仲惡來膠革長鼻決耳、則革上當有膠字而今本敓之、）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呂氏春秋去宥篇有王因二字、此或當重惠王、或以復見為句、）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哉、（韓非子說難篇作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此文疑有脫誤、）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妄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駕字舊敓、典案、矯吾車詞義不完、今據韓非子說難篇史記韓非列傳補、）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頊叔之

乘我車也、盧文弨曰、家語致思篇項作敬、是、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典案、淮南泰族訓、亦作架羊、許注、架連架、所以備知也、一本作駕羊、陸賈新語輔政篇同、架駕古通、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邋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典案、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智伯以庖人忘炙而不知、韓魏反、知小而不知大也、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子庚為臣、魯之削

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者以為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典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三百九十六、七百六十九、九百五、事類賦十六引困並作溺、）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君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典案、子居艘楫之間、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三百九十六、七百六十九、九百五、事類賦十六引並作居廣艘長楫之間、（御覽七百六十九無廣字、）居上子字疑涉上文衍、又脫廣字長字、）至

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鍾不錚、典案、御覽三百四十三引舊注云、錚、楚庚切、事類賦十三引拂作刜、試物不知、楊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典案、御覽三百四十三事、類賦十三引補並作攝、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典案、御覽六十一引戊作茂、下同、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典案、御覽六十一事類賦地部引並作河水猶澗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説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説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典案、御覽事類賦引戊並作我、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総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天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天而發、兩天字舊並作矢、典案、矢當作天、參矢而發、文不成義、天矢形近而誤、淮南子説山訓、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高注云、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是其義今據改、世以易矣、不更其儀、典案、以讀作已、淮南子説山訓作世已變矣儀、射法、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為固結、千

人誇獄、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鰌䱇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内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典案、韓詩外傳一作聰者自聞、明者自見、此耳目二字、疑後人妄改之也、）聽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典案、遠容無義、韓詩外傳一作遠害而名彰、疑容為害字形誤、）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

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盧文弨曰、獨疑當作猶、）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典案、之下當有也字、語氣方足、韓詩外傳一作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孔子家語五儀解作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御覽五百四十八引作人自取之也、尤其切證、）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干舊作忓、典案、忓當為干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一作居下而好干上、孔子家語五儀解作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御覽五百四十八引字正作干、今據改、）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典案、孔子家語困誓篇無知字、子字屬上讀、王注云、其誰之子、猶言以誰氏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知我也、此作其誰知之、義並可通、）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盧文弨曰、何下脫言字、條語有、典案、孔子家語困誓篇作惡何也、王注云、惡何猶言是何也、疑此文不誤、言字薛氏意增、盧說非是、）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

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典案、居下疑脫之字、荀子宥坐篇韓詩外傳七並作奚居之隱也、孔子家語在厄篇作奚居之窮也、文雖小異、居下亦有之字、）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耶、（典案、以上脫子字、上文云、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下文云、子以廉者為必用乎、子以忠者為必用乎、與此句法正同、若無子字、則與上下文不一律、韓詩外傳七作子以義者為聽乎、孔子家語在厄篇作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子汝義同、是其證、）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荊公子

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

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典案、既言學者非為通、為窮而不困、則不當言憂不衰、憂不衰也、當作憂而志不衰也、脫而志二字韓詩外傳七作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此依毛本、一本困憂二字互易）即此文所本、荀子宥坐篇作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志意義同、是其證、）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鬭、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典案、若似陽虎、御覽三百五十六引作若非陽虎而以為陽虎韓詩外傳六作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與御覽引文略同、今作若似陽虎、義雖無異、而其文疑非舊矣、）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

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典案、四下脫子字、下文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即承此為文、列子仲尼篇作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孔子家語六本篇作然則四子何為事四先生、是其證、論衡定賢篇作三子者皆賢、而為夫子服役何也、文雖不同、而三下有子字、可為旁證、若無子字、以四者二字指上四人、殊為不詞、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

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典案、兼此四子者下疑有脫文、此正謂孔子至聖能兼衆賢之長耳、若作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則非其指矣、孔子家語六本篇作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文亦不完、列子仲尼篇作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淮南子人間篇作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文義最為完備、論衡定賢篇作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為之、文雖各異、然詳其意指、皆謂兼衆賢之長、不足以易至聖之一道、非謂孔子不能兼四子之長也、此疑本作兼此四子者之有、以易丘之一道、丘不為也、惟各本皆有脫誤、僅由諸書文義推求、未得塙證、不敢逕氚補之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本子、程本子舊作太子、典案、春秋無程國、不得言太子、且事情亦不類、太當為本字之誤也、尊賢篇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韓詩外傳二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孔子家語致思篇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或稱程子、或稱程本子、實一人也、韓詩外傳七御覽九百三十八引本書字竝作本、尤其塙證矣、今據改、下同、本子為烹鮑魚、典案、御覽九百三十八引為下有之字、韓詩外傳七正作本子為之烹鱺魚、與御覽引文正同、疑今本脫之字、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鮑魚、程本子曰、乃君子否、

子何事焉、典案、御覽引作乃君子不食而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自進之階也、比於惡自退之原也、典案、比於善自進之階也、比九字舊敓、今據御覽九百三十八引補、韓詩外傳七作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文雖小異、亦二句相對成義、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典案、行要則仁、要當為至、作要者涉上文言要則知而誤也、此承上文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而言、作要則非其指矣、荀子子道篇孔子家語三恕篇竝作行至則仁、是其證、韓詩外傳三作行要則仁、然彼上文作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以言之要與行之要對言、未可以彼例此、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古書多言樂其治、罕言樂其知、此文之得失、乃指名位而言、作知則義不可通矣、知疑當為治、形之誤也、荀子子道篇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

治、即此文所本、家語在厄篇同、是其證、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有字者字舊敓、人生不免襁褓、義不可通、疑當作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列子天瑞篇家語六本篇竝作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文雖小異、人生下竝有有字、襁褓下竝有者字、是其證也、御覽五百九引稽康高士傳作人生有不全於襁褓、人生下亦有有字、可為傍證、今據補、吾年已九十五矣、矣字舊敓、典索、列子天瑞篇孔子家語六本篇稽康高士傳竝有矣字、今據增、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

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將行無蓋、（典案、無蓋上疑敚雨而二字、孔子家語致思篇作孔子將行、雨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盧文弨校云、家語困誓篇有將字、典案、此事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盧氏以為困誓篇蓋偶失檢、又案、孔子家語以此條與下子路將行辭於仲尼合為一事、）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

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典案、仲尼二字當重、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作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文雖小異、可爲仲尼二字當重之證、今本仲尼二字不重、則下文贈汝以車乎以言乎、驟觀之將不知爲孔子語矣、古書中若此者甚多、皆當重而誤脫之也、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典案、非蘭本美也下、疑有脫文、晏子春秋雜上篇作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孔子家語六本篇作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文雖各異、然非蘭本美也、下皆有一句、文義較完、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就士、就舊作擇、典案、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兩擇字於詞爲複、擇士當爲就士、作擇士者涉上擇處而誤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即此文所本、晏子春秋雜上篇文多與荀子勸學篇大略篇同、亦作遊必就士、大戴禮勸學篇同、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引本書此文正作遊必就士、尤其塙證矣、今據改、下遊必就士所以脩道也、就亦舊作擇、今依考古質疑引正、孔子家語六本篇作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文與此異、未可爲比、居必擇處、所以求

士也、遊必就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典常、失讀為逸、孔子家語六本篇作逸、逸佚失古音同字通、）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位尊則必危、（位尊舊作尊位、盧文弨校云、疑倒、典常、盧說是也、荀子仲尼篇正作是以位尊則必危、今據乙、孔子家語六本篇作位高則危、高猶尊也、此以位尊則必危、與下任重則必崩相對為文、作尊位則不相對矣、）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

所以除患也、恭儉所以越難也、典案、越難義不可通、越疑避字之誤、孔子家語六本篇作恭儉以避難者也、文雅小異、越難正作避難○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典案、衆嚮之上、疑敓書而二字、孔子家語六本篇作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蚈斬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作研、典案、研當爲斫、形近而誤也、孔子家語六本篇作馬、蹏斫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淮南子兵略篇若斫之足、許注斫、馬蹏也、蹏蹏斫一聲之轉、作研則非其義、今正、斫各本作折、宋本作斫、盧文弨校云、宋本斫疑當爲斮、古斷字、今依宋本、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所友、視其父不知其人七字舊敚、典案、不知其子視其所友、義不可通、其誤與奉使篇同、孔子家語六本篇作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今據補、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盧文弨校云、綿楊倞注荀子宥坐篇引作綽、典案、孔子家語三恕篇作綿約微達、此似察、王肅注、綿作綽、柔弱也、綿亦正作綽、與荀子楊注引文合、綽約叠韻、作綿則失其韻矣、荀子作淖約微達、莊子消搖遊篇綽約若處子、釋文作淖約、李云、淖約、柔弱貌、是其證也、綿疑形近而誤、大戴禮勸學篇作弱約微通似察、義亦難通、此文蓋見荀子大戴禮家語文多異、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

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㠑嶵、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聞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人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

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典棠、御覽八百九十一引作此皆所以輔其身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典棠、御覽百七十四引善上有見字、於義爲備、疑今本脫之、

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

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典案、禮不合、孔子家語六本篇作禮不脩、此承上敏其行脩其禮爲文、當以家語作禮不脩爲長、

說苑斠補卷第十八

漢　劉　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

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婁昴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鎭星、四

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搶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典案、大字疑涉火字譌衍、主夏者火、與上文主春者張、下文主秋者虛、主冬者昴、句法一律、尚書堯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火蒼龍之中心也、尚書大傳正作主夏者火、是其證、〕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

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慧星四見、蝗虫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典案、初學記一御覽天部四天部六引並作秦胡亥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楊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梁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

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溢而壯陰、（典案、周語作陽失而在陰、韋注云、在陰、在陰下也、史記周本紀同、疑此文壯字爲在字形誤、）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典案、初學記六御覽六十一引並作能蕩出雲雨焉、疑今本出上脫蕩字、為德甚美、舊作為施甚大、典案、為施甚大、初學記六濟條德美注引作為德甚美、御覽六十一引同、則為施甚大為為德甚美之誤、今據正、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為臺甚急、典案、晏子春秋襍下篇為上有君字、于文為備、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典案、者鳴御覽百七十七引作鳴者、九百二十七引作梟昔鳴、梟者其聲無不為也、亦以昔鳴連文、昔夕古通、言梟夕鳴者、其聲無不為也、今本作梟昔者鳴、蓋後人不達昔字之義而妄乙之、晏子春秋襍下篇作有梟昔者鳴、誤此同、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典案、焉字疑涉下文衍、晏子春秋襍下篇無焉字、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

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為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無棠、福名無義、晏子春秋作福兆、疑此文名字為兆字之誤、）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薄賦歛、無費民、且無令君知之、（無字舊脫、無棠、晏子春秋雜下篇正作且無令君知之、今本說苑蓋傳寫脫無字、盧文弨曰、宋本有無字、今據補、）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為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為陽雌為陰、其在獸則牡為陽而牝為陰、其在民則夫為陽而婦為陰、其在家則父為陽而子為陰、其在國則君為陽而臣為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為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為不聽其父、絶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典案、之時晏子春秋諫上篇作逾時、疑此文之字爲逾之壞字、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盧文弨曰、百川下御覽八百七十九引晏子有將字、今從之、典案、盧說是也、水泉將下、百川將竭、國將亡、民將滅、句法一律、今本蓋傳寫脫將字、彼獨不用雨乎、典案、用晏子春秋諫上篇作欲、與上文一律、作用蓋字之誤也、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盧文弨曰、德字衍、韓詩外傳一無、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

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顋合而後能言、（盧文弨曰、顋當作顖、）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而後傷時之不可過也、（而字舊脫、過舊作遇、盧文弨曰、外傳有而字、遇外傳作過、今據補正、）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粟生之、十粟為一分、粟舊作黍、十粟二字舊脫、盧文弨曰、續漢律曆志注引黍作粟、下並同、之下有十粟二字、御覽八百三十又八百四十皆同、興案、御覽八百三十又引作度量衡以十粟生之、文雖而異、而亦足證黍當作粟、之下脫十粟二字、今據補正、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六黍為一豆、六豆為一銖、盧文弨曰、志注引作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銖、御覽八百三十作十粟重一豆、六豆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興案、御覽八百三十引為並作重、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矩、折旋中規、舊作行步中規、折旋中矩、興案、矩為方而規為圓、折旋不得言中矩、本書修文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御覽八百八十九引此文正作行步中矩、折旋中規、今據改、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興案、御覽八百八十九引而下有後字、擇土而後踐、位平然後處、句法一律、疑今本脫後字、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興案、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義不可通、疑有脫誤、韓詩外傳八作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

興鸞、鳳夜晨興、夫不成義、夜字疑誤、韓詩外傳八作鳳寐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擧、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齊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

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脰、（脰舊作翅、典案、諸書皆無言靈龜能飛者、此文亦云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未得言翅、御覽九百三十一事類賦二十八引字並作脰、今據改、藝文類聚九十六引作脛脰脛形近而誤、亦可證此文原不作龍翅也、）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典案、兩精字藝文類聚九十六事類賦二十八引並作睛、義較長、）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凰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

王問周公、典案、韓詩外傳五公下有曰字、於文為備、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典案、三苗同秀為一、當作三苗同為一秀、三苗同秀為一、文殊不詞、上文云、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則此不當言三苗同秀為一甚明、尚書大傳作三苗為一穗、韓詩外傳五作三苗同為一秀、並其證、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典案、子字疑涉上君子而衍、尚書大傳無、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典案、髮下疑脫曰字、下文乃譯者述黃髮之言、若無曰字則文義不明、尚書大傳韓詩外傳五正有曰字、是其證、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典案、周語作是何故固有之乎、韋注、故事也、固猶當也、此疑脫固字、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

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典案、周語作鄗、左襄二十四年傳疏引國語作鎬、與本書合、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之、夫神一不遠徙遷、神一舊作一神、典案、一神二字誤倒、當作神一、周語作夫神壹不遠徙遷、韋注、言神壹心依憑於人、不遠遷也、即此文所本、左傳云、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是其誼、今據正、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典案、豐周語作逢、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

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史字舊脫、典案、祝下當有史字、下文云、虢公亦使祝史、請土馬、亦以祝史連文、周語祝下正有史字、今據增、又盧文弨曰、觴疑鬯之訛、周語作鬯、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典案、盈周語作逞、韋注、逞、快也、違、邪也、古盈逞同字、離民怒神、神下舊有怒字、盧文弨云、怒字衍、典案、盧說是也、此淺人不解動匱百姓以盈其違之義、以離字屬上為句讀之、乃於神下妄增怒字、以民怒神怒竝言、不知此文元以離民怒神為句也、周語無怒字、今據刪、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

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遶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之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冣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典案、羣臣孔子家語辯物篇同、魯語史記、孔子世家竝作羣神、韋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下文云誰為神、又云、其守為神、竝承此為文、疑以作羣神為是、防風氏後至、防風氏魯語同、黃丕烈國語札記曰、韋解防風是汪芒氏君之名、此氏字衍也、史記亦衍、典案、黃說是也、此氏字亦衍、孔子家語辯物篇正作防風後至、無氏字、下防風氏何守、誤同、魯語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家語辯物篇竝作防風何守、無氏字、可與此文互證、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

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十下之字舊敚、輿案、十下當有之字、十之承上三尺而言、謂短者三尺、長者則十倍之也、故魯語韋注云、計之三丈、史記孔子世家正作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是其證、魯語今本脫之字、公序本御覽左文十一年傳疏引國語竝有之字、孔子家語辨物篇誤同、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知家語本有之字、而今本敚之、今據増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輿案、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語意未完、疑致下有敚文、魯語作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孔子家語辨物篇文略同、是其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勞魯語孔子世家家語竝作分、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

狗乃羊也、木石之怪夔罔兩、石字舊脫、典案、木下當有石字、魯語作木石之怪、韋注云、木石謂山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家語辯物篇搜神記十二竝同、今據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盧文弨曰、拳集語引作斗、上文正作斗、典案、盧說是也、初學記二十七引家語亦作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盧文弨曰、今日二字衍、當從晉語二改作命曰、）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盧文弨曰、侯衍、晉語作告諸其族、）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

嘉大國之襲於己也何廖、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盧文弨曰、無字衍當從晉語刪、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外内無親、其誰去救之、君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盧文弨曰、室爲臺訛、典案、盧說是也、下條云置酒虒祁之臺、可證、左昭八年傳作宮、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典案、左昭八年傳可作宜、較長、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典案、御覽八百九十二、八百九十六引並重出乳虎二字、顧謂師曠曰、典案、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顧上並有平公二字、又案、御覽八百九十六事類賦二十一引顧並作還、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

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鵕鸃、盧文弨曰、御覽八百九十二作駿騅、下云駿騅食駿、駿食虎、無食豹豹三字、駿騅食豹誠可疑、但騅字亦不見字書、西山經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典業、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illegible]作鵕鸃、下同、御覽八百九十二引鵕鸃、與盧氏所見本異、又引注云、駿音駿、鸃音宜、下文藝文類聚引、亦無食豹豹三字、與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文合、鵕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典業、諫珂御覽九百二十七端琦條下引作端琦、今本諫珂之為誤字明矣、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典業、御覽六百九十四引鳥作烏、義較長、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

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説、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失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與案、御覽八百七十四引穀上有黍字下同、)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虻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

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王、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盧文弨曰、舉為轝訛、外傳十作諸扶與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

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盧文弨曰、肓為肓訛、史記作揲荒爪幕、此肓莫卽荒幕、幕膜也、）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盧文弨曰、外傳作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此似脫兩句、典案、盧說是也、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只承以管窺天而言若無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兩句、則以錐刺地句、於文失所屬矣、）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盧文弨曰、揥當為摘、與擿同、昧揥暗投也、蛟為蚊訛、外傳作眛投而中蝱頭、蝱蚊同、）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典案、韓詩外傳十作尸蹶、史記扁鵲傳作尸蹷、厥蹶蹷竝通、釋名云、蹷氣從下蹷起上行、外及心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典案、有字於義未安、外傳作先生幸而治之、義較長、下文先生不有之有、外傳亦作治、）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

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盧文弨曰、完家語顏回篇顏氏家訓文章篇俱作桓、此疑南宋人改之、典案、御覽四百八十七引作此九山之鳥知之、疑似當為以、鳥下敚知之二字、以完山之鳥知之、與上文何以知之、義正相承、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典案、哀鳴送之、語意不備、孔子家語顏回篇作其母悲鳴而送之、疑此脫其母二字、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

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廬、與宋、倖盧晏子春秋襍下篇作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將無知也、將字舊脫、與宋、此文當有將字、將猶抑也、也讀邪、蓋淺人不明將字之義而妄删之、今據孔子家語致思篇御覽五百四十八引本書增、又宋、死人有知、盧文弨據御覽引改作人死有知、非也、下文云、吾欲言死者有知也、即承此死人有知爲文、孔子家語致思篇作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足證今本作死人有知不誤、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親字舊脫、與宋、棄不葬也、文不成義、當作棄親不葬也、御覽五百四十八引正有親字、孔子家語致思篇作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即襲此文、今據增、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

死徐自知之、猶末晚也、典案、死御覽引作使、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斠補卷第十九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

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始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與常否字舊脫、今從盧文弨說據白虎通爵篇補、）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

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攖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

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鉥、（盧文弨曰、鉥當與術同、術氏冠見續漢輿服志、術又本作鷸、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師古注引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是、）知地道者履蹻、（盧文弨曰、續志作約、）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

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與素、大戴禮公冠

舊必作韠、盧注二服皆韠、孔補注、玄端爵韠皮弁素韠、韠必古通、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士同、士舊作上、從盧文弨說據大戴禮改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盧文弨曰、大夫下文有士字、此脫、下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盧文弨曰、使寡人當云使某、此訛、又曰、昏禮辭無不腆、此云不珍、非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盧文弨曰、當作祭門、見穀梁桓三年傳、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

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盧文弨曰、此十八字非此處語、疑脫誤、）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贄、士以雉為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為贄、庶人以鶩為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它心、故庶人以鶩為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慠、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

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盧文弨曰、蒐夏曰三字衍、獮為蒐誤、此所引傳、乃公羊桓四年之文也、孫云、下文蒐在苗後、又云、夏不田、是用公羊之說、後人乃誤、據周禮左傳以改此文、而不知前後反成差互矣、）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盧文弨曰、春為秋誤、）不殺小

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盧文弨曰、抵賁子同廣雅作題、蓋卽穀梁不而傷之義、）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盧文弨曰、衍獮字、下同、）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虫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天子殺則下大緌、（盧文弨曰、王制作綏、鄭注云、當作緌、下同、）諸侯則下小緌、大夫殺則止佐轝、佐轝止則百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

然後入山林、昆虫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盧文弨曰、王制有不殺胎三字、此脫、不夭殀、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皐陶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典案、大發當作北發、史記五帝紀作南撫交阯北發、即此文所本、是其證、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為言豫也、豫者豫吾意

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謂也、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盧文弨曰、下三字疑當作四、下云二三四五之數本之天地、則此當作四、）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

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盧文弨曰、取宋本作本、典案、傳樸堂景鈔宋本正作取、與盧氏所見宋本不同、）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盧文弨曰、不下隱三年公羊傳有得字、）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

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盧文弨曰、壙墳禮記檀弓作廣輪、）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

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切切而悲、典案、詩素冠毛傳悲作哀、餘同、此悲字對上文之樂而言、毛傳作哀、疑涉下文哀不盡哀已盡而誤耳、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於禮二字舊敚、典案、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相對為文、句法一律、無於禮二字、則文義不完、詩素冠毛傳正作能引而致之於禮、今據補、孔子家語六本篇作能引之及禮、文雖小異、可為傍證、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典案、此與禮記檀弓文多異、蓋各家所聞不同、當各依本書、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

濊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矜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為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僾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

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嵎嵎憧憧、（盧文弨曰、嵎當與顒同、）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盧文弨曰、快當與禬同、會、福祭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理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理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

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典案、御覽五百六十五引挈作攀、疑是、今作挈則與下文韶樂方作義不相應矣、）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黃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盧文弨曰、案此文與呂氏春秋古樂篇同、此崑崙呂氏作阮隃、疑後人又用漢書之文改之、下多類此、典案、風俗通音聲篇左氏九年傳疏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呂氏春秋亦作崑崙、疑說苑本作崑崙、非後人依漢書律歷志改之也、）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典案、呂氏春秋古樂篇漢律歷志風俗通音聲篇並無薄字、呂氏春秋高注云取其厚均明無薄字、此疑寫者誤增、世說新語注引呂氏春秋有薄字、誤與此同、）斷兩節間、其長九寸、（典案、呂氏春秋作三寸九分、御覽五百六十五引呂氏與此文合、）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日盧文弨校改作曰、典案、呂氏春秋作吹曰舍少、注舍成舍矣、曰舊亦作日、畢校改、舍少舍少兼雄雌明、注云、舍成舍矣、亦不可曉、）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為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

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沽洗、沽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盧文弨曰、是故黃鍾生林鍾以下與呂氏春秋音律篇多互異、攷之晉書宋書律志多與呂氏合、然則此文又為人所淆亂也、今據呂氏以正之、當作林鍾生太簇、（大呂訛）太簇生南呂、南呂生沽洗、沽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太簇訛）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沽洗訛）御覽五百六十五所引呂氏卽同說苑訛本、）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沽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典案、日行呂氏春秋音律篇作月鍾、御覽五百六十五引呂氏與說苑同、）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盧文弨曰、冬下脫日字、當據呂氏春秋補、）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沽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盧文弨曰、仲夏下脫日長至則四字、當據呂氏春秋補、）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典案、呂氏春秋至作定、）

聖人作爲鞉鼓控揭損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酳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鞞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

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奔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

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形、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千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

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盧文弨曰、樂記作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飾聽過、（盧文弨曰、聽字後人以樂記之文注此、當為衍文、）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樂之可密者、（盧文弨曰、四句樂記所無、間雜於中、頗不倫、）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

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嗟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吾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

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此之謂也、

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寂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

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

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合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說苑斠補卷第二十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反質

孔子卦得賁、典案、孔子卦得賁、詞意不完、句疑有敚誤、呂氏春秋壹行篇作孔子卜得賁、孔子家語好生篇作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文雖繁簡各殊、詞皆較此為順、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彫、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

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乘天心制禮分也、凡吉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盧文弨校云、全字當在幸字下、）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鬭之患起、爭鬭之

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

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典案、御覽九百七十六引作一丈夫、事類賦八地部引同、莊子天地篇作一丈人、正與御覽事類賦引文合、但下文云、俱負缶、則不得言一丈夫矣、初學記七引正作五丈夫、與今本同、）俱負缶而入井、（典案、御覽七百六十一壺條下引缶作壺、初學記七井條負缶、注引作缶、與今本合、蓋所據本不同、）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典案、初學記七御覽五百十九、百六十六事類賦八引橋並作桔槔、莊子天地篇作其名為槔、釋文云、本又作橋、司馬李云、桔槔也、淮南子主術篇橋直植而不動、俛仰取制焉、高注、橋、桔槔上衡也、是橋即桔槔、今本作橋、不誤、蓋後人習見桔槔、少見橋、而意改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

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己、鄧析去、行數十里、顔色不悦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綿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典案、御覧八百二十引有下有用字、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典案、黼字舊脱、今據御覧八百二十補、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斵、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盧文弨曰、化字衍、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綿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

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綿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典案大侈靡羣書治要引作侈靡奢泰、）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盧文弨曰、衍大字、史記始皇紀無、或大字在治字上、）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

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上舊作山、今據史記始皇紀正、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巔以為闕、典案、史記始皇紀之上有表南山三字、疑此傳寫誤脫、為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

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衢、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廼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典案、羣書治要御覽四百五十五引泆並作佚、泆佚古亦通用、）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典案、羣書治要御覽四百五十五引單並作殫古通用、）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

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泆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泆者久飢之詭也、（典案、久飢之詭也、羣書治要引作文飾之耗、）彫文刻鏤、害農事者

也、綿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姦邪、而富足者為淫泆、（典案、下國字下、羣書治要引有貧民侈則四字、而今本脫之、國貧民侈、複述上文、則貧窮者為姦邪而富足者為淫泆相對成義、）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典案、以讀作已、治要引正作已、）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典案、替字無義、治要引作督、疑是、）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秦穆公閑問由余曰、（盧文弨曰、閑字衍、）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

銅鐵脩其刃、典案、韓非子十過篇作削鋸脩其迹、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典案諸侯侈、文不成義、韓非子十過篇作諸侯以為益侈、卽此文所本、疑今本說苑挩、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褥、觴勺有彩為飾、彌侈、典案、韓非子十過篇作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此文當有脫誤、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典案、韓非子器作路、傲作旒、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典案、韓非子作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為由余請期、以疏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盧文弨曰、三九、秦本紀作二八、是也、古舞皆以八為列、典案、盧說是也、韓非子十過篇呂氏春秋不苟篇竝作二八、韓詩外傳九作二列、一列八人、二列卽二八也、此三九當為二八之譌、因為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

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與棠、諫諫不聽、文不成義、韓非子作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呂氏春秋作由余驟諫戎王而不聽、韓詩外傳作由余歸、數諫不聽、史記作由余數諫不聽、此上諫字必誤、）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已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孫詒讓曰、此與秦本紀韓子十過篇皆同、然非其實也、史記李斯傳言幷國二十、文選斯上始皇書作三十、漢書韓安國傳作十四、亦非、惟匈奴傳言八國服秦近之、與棠、韓詩外傳九亦作十二、與說苑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與棠、藝文類聚六十七御覽三百四十三八百二引適竝作過、一百四十六六百九十二引竝作過、疑適過竝爲過字之誤、）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與棠、佩藝文類聚六十七御覽一百四十六三百四十三六百九十二引竝作環、下同、）左光照右、右光照左、（與棠、御覽百四十六六百九十二引竝作左光照左右光照右、類聚引同今本、）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戴上舊倒、與棠、百姓上戴不詞、當作百姓戴上、御覽百四十六六百九十二八百二引竝作百姓戴上、今據正、）此魏之寶也、（與棠、魏下疑脫國字、此魏國之寶也、與上魏國亦有寶乎相應爲文、御覽百四十六、四百三十、六百九十二、八百二引竝有國字、是其證、）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

豫實、鄰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憮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盧文弨曰、傳死二字誤、當為衍文、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典案、御覽七百七十三事類賦服用部車條引淫竝作侈、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盧文弨曰、曰字可省、典案、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正無曰字、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孫詒讓曰、辟疑殿字之訛、）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與賓、韓詩外傳十以為晉平公之時寶藏之臺燒、晏子獨束帛而賀、蓋傳聞異詞耳、）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太也、詩云、不

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盧文弨曰、它魯語上同、宋本注云、它他本皆作忌、案忌字訛、典索、魯語韋注云、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當以作它為是、傳樸堂景鈔宋本無它、他本皆作忌六字注語、與盧氏所見宋本不同、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癯馬、癯舊作瘦、典索、御覽七百七十三引瘦作癯、並引舊注云、音衢、則瘦為癯字形近而誤、今據正、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典索、御覽四百二十二七百七十三引白並作皓、又六百九十四引此下有君宜改之四字、盧文弨云有君宜服之四字、蓋所據本不同、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美則益恭、細人服

美則益倨、（兩美字舊並作善、典案、諸宮舊事御覽四百三十二七百七十三引兩善字並作美、今據改、又細人諸宮舊事御覽四百三十二六百九十四七百七十三引並作小人、下細人之心、御覽四百三十二、七百七十三引亦作小人之心、）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盧文弨曰、衍乎字、左氏昭九年傳無、）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盧文弨曰、御覽五百三十一引作貴、）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汏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

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也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輿案、晏子春秋襍上篇無主字、此有主字、疑涉上文而衍、醉而不出、乃賓之罪、無涉於主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輿案、管子中匡篇呂氏春秋達鬱篇並以為桓公管仲事、）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

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盧文弨曰、漢書本傳有也字、）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盧文弨曰、矯為詭、漢書作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盧文弨曰、然漢書作所、）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為櫝、葛藟為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盧文弨曰、謂字衍、漢書無、）死者不

知、生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典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煮飯中之食、又引注云、甂必眠切小盎、孔子家語致思篇與今本說苑同、）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盧文弨曰、親疑衍、家語作而我思焉、典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非以羹甂瓦之薄也、食之美、故念吾親也、是說苑本有親字、盧說未諦、）

晏子病將死、斲楹內書焉、（盧文弨曰、斲疑斫訛、晏子雜下作鑿、）謂其妻曰楹也語、（典案、也語二字、誤倒、晏子春秋雜下篇正作楹語也、）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典案、晏子不下有可字、下同、布帛不可窮、牛馬不可窮、與士不可窮句法一律、疑傳寫脫可字、下同、）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典案、窮乎窮乎窮也、無義、疑後人旁記憤慨語、誤入正文、晏子春秋作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求當世之君、

求字舊脫、今從盧文弨據孔子家語觀周篇補、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典案、孔子家語觀周篇作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

也、曰、屨為屨、縞為冠也、而越人徒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